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激厓[illegible][illegible]
探險記



一線天

楊[illegible]公題





紅樓夢抉隱

閣下看過紅樓夢這部書嗎？

下列幾個問題一定不能解決？

寶玉出家後的蹤跡？

黛玉曾否與寶玉訂婚？

寶釵是否寶玉的元配？

金玉姻緣的大黑幕？

這千千萬萬的大關鍵；

誰能澈底領會呢？

紅樓夢抉隱出版了！

這許多神秘的疑團！

可以不攻自破了！

全書四十萬言精裝八厚冊定價大洋三元特價一千部祇收一元五角外埠另加寄費二角

上海圖書館發行

海上漱石生傑作

如此官場

泉唐天虛我生評

二位大小說家合璧名著

又是一部新官場現形記

讀此一書＝能知官場種種趣史

讀此一書＝能知社會種種黑幕

讀此一書＝能得許多滑稽笑料

讀此一書＝能夠驚覺世事如夢

在做官的……讀了醒一醒做官的迷夢

不做官的……讀了笑一笑做官的報應

全書二十萬言　分訂四大厚冊

定價一元八角　實售大洋一元

上海圖書館發行

海上漱石生新著

社會小說

新海上繁華夢

閣下看過海上繁華夢麼？
看過續海上繁華夢麼？
如果已經看過這兩部書，
那末不能不看這部新海上繁華夢！
如果沒有看過這兩部書，
益發不能不看這部新海上繁華夢！
什麼緣故？

因爲上海的繁華是日新月異的！
而且上海的秘幕是層出不窮的！
要知道上海最近的繁華和秘幕，
那能不看這部新海上繁華夢呢？

全書四十萬言
分訂四大厚冊
定價大洋兩元
實售一元二角
外埠加郵一角

上海圖書館發行
▲上海四馬路中市▼

白話句解・學生應用

商業交際尺牘

商業尺牘的創作
商界夥友的寶筏

商店夥友，學生們，備此一書，可以隨心寫信去和人交際，可以懂得許多文字上的興故，可以自已動筆答覆朋友們的來信，可以和人商辦各項情事，隨心自寫，意無不達，言無不暢，在商業上，社會上，都可以得着許多利益，況且自已學會了寫信，更可估得無數便宜，不會寫信的人看了，自然會得寫信！已會寫信的人看了，運筆更能暢達！書中分門別類，詳細註解，人人看得懂，人人學得會，一切應用文字，靡不應有盡有，豈但是交際寶筏，並且也是酬世全書呢，

▲全書二十萬言
▲精製一厚冊
▲定價大洋一元
▲實售大洋四角

上海俗語大辭典

本書可作上海人的日常顧問
本書可作外埠人的遊滬指南

內容

有許多老上海所不曉得的典故
本書中有詳細精明的注解
有許多老上海所不明白的諺語
本書中有根據可稽的考證

住在上海的人……固然不可不備此書
住在外埠的人……尤其不可不備此書

備此一書

在上海的人……包可不上當……不吃虧……佔多少便宜
來上海的人……包可不遭騙……不受愚……懂多少門檻

是書為嚴芙孫君編輯天台山農鑒定內容豐富搜羅殆盡並於小說家劉豁公張碧梧諸先生之序文尤見名貴
全書一厚冊定價三角祇收一角五分洋錢可以學得許多門檻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上海圖書館** 門牌五百零七號

序

數近日之名小說家。人必曰海上漱石生。海上漱石生。何以故。以海上漱石生撰小說垂四十年。人皆讀其名著故。數近世膾炙人口之社會小說。人亦必曰海上繁華夢。海上繁華夢。何以故。以漱石生撰海上繁華夢二百三十餘回。人皆震其熟悉社會情形。足藉是書以覘春江花月。并作海國陽秋故。雖然。漱石生所著。豈祗繁華夢一書已哉。有野乘焉。退醒廬筆記是也。有諧鐸焉。如此官場說部是也。有偵探焉。一粒珠是也。有武俠焉。飛仙劍俠大觀是也。他如言情之有十姊妹。警幻之有海上燃犀錄及海上指迷針。皆爲戛戛獨造之作。無一不風行於世。而關於今古變遷之上海沿革考。鉅帙已成。而猶未印行。至於短篇小說之散見於各雜誌者。尤不可以僂指

計。乃漱石生猶以爲未足。嘗大聲以語人曰。世界風俗。固千變而萬化。而今日之變化。更一日而千里。不有記述。吾胸中之塊壘不消。卽世俗之魑魅魍魎亦不顯。于是奮其酣暢淋漓之史筆。再接再厲。大書特書。撰成退醒廬小說十種。胥探險、軍事、滑稽、社會、哀情、武俠、政治、家庭、怪異、偵探、十項。一鑪而冶之。如禹鼎之鑄奸。如溫犀之燭怪。而社會上一切魑魅魍魎。遂無遁形。海上漱石生胸中之塊壘。亦於焉略消。書成。予讀而善之。不啻蘇子美之以漢書下酒也。遂不覺濡筆以成此。既畢。亦爲之浮一大白。

民國十五年九月潁川秋水生序于元龍百尺樓

探險小說

一線天（退醒廬十種小說之一）

著作者　海上漱石生
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

快走。快走。快走。你們看後面惡很很的那一班人。手中不是拿着一根條棍。便是一條草繩。雖然穿的並非軍警衣服。但骨溜溜的許多眼睛。俱注視着來往行人。可見得不懷好意。我們若是跑得慢些。恐怕便要跑不掉了。大家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還幾句話。乃是南京下關地方。一羣行路商民說的。祇因江浙兩省有了戰事。軍界中輸送糧食子彈。輜重隊缺少兵士。不得不令民人承乏。所以由軍警發起拉夫。可是此端一開。苦了地面上許多百姓。無端受盡磨折。有在半路不堪勞悴。得病死的。也有到了前敵做

砲灰的。偶幸生還及逃回的人。可憐有限幾個。因此人民一遇到拉夫的軍警。彼此避之惟恐不速。起初那班軍警出外。人人穿制服的。所有拉去的人。穿短衣服的苦力居多。後因他們一見制服。便沒命的望風而逃。一個也再拉不到。故又相約改穿便衣。使人防不到他。可以容易下手。并且祇要撞到幾個命運低的。隨手便拿。連穿長衣的也俱不免。這天下關商民遇見的那幾個人。眞個是捉民夫的許多便衣軍士。不道被大衆一眼看破。有人接疊連說了幾聲快走。頃刻間大家便跑了一個乾淨。却難爲了個五十來歲的人。走得遲了一步。竟被兩個軍士趕上前來。大喝你想往那裏去。鷹拿燕雀般的一把捉住。逼問他姓甚名誰。上了花名册。同到行營裏當差使去。這人既被軍士拿住。沒奈何將身子站定。整了一整衣服。在衣袋內

取出一張卡片來道。我姓葛。字天民。世籍江南人氏。就住在這裏鼓樓相近。半耕半讀爲生。實是一個文人。年紀又五十多了。二位要叫我到戰地去當甚差使。怎奈手無縛鷄之力。一些幹不來他。應請原諒一下。鬆鬆手放了我罷。若說因行軍輸用夫役。必定要拿幾個人銷差。地方上的痞棍流氓甚多。何不拿他幾個。倒也是化莠爲良的善政。百姓們感恩非淺。二人沒有等他說完。各把雙目圓睜。惡聲喝道。叫你去你怎敢不去。口裏嚕嗹着些什麼。我們管你是文人武人。年老年少。誰叫你犯在我們手內。休想脫身回去。見機些還不要倔强的好。否則惹動了我們火性。决沒有好處到你。說時一個拿起草繩。一個舉起籐棍。便要前來綑打。

葛天民見來勢不好。默想此種人不可理喻。休要眼前吃大虧。祇得

倒抽了一口冷氣。收回手中那張卡片。任憑他們怎樣處置。後見又來了許多軍士。七長八短的拿到了十幾個人。長驅着一同到來。把草繩一個個將右手縛住。頓時貫做一串。臨了兒縛到自己。宛如市上紮了出售的大炸蟹。由衆軍士押着。同向司令部而去。

路上不多片刻。司令部已到了。却並沒有長官前來點名。也不分派到那一處去作事。祗關在一間烏黑的小屋子內。有兩個掮洋槍的護兵。在門口踱來踱去。監視着不許行動。且不許互相講話。葛天民自出母胎。從未曾受過此種待遇。祗氣得手足如冰。其餘幾個人。彼此面面相覷。嗚嗚飲泣的也有。低低罵詈的也有。祗沒法子衝出屋去。恐怕槍彈無情。在這軍事時代。打死些小百姓。不算甚事。直到天光將次斷黑。又拿到了三四十人。一齊關進屋來。磨肩擦背

的再也容不下了。始有一個軍官模樣的人。略略點了點名。叫到軍械處去工作。便有十幾個押解軍士。押着衆人同行。那軍官在最後督隊。

此時天氣已黃昏近了。這一天十分鬱熱。雖在深秋八月。依稀六月間晚上一般。衆人跑了一程。一個個汗出如漿。愈增怨憤。忽幸半天裏起了一陣大風。呼呼的山鳴谷應。髣髴替衆人洩着不平之氣。大家心上爲之一爽。但風過處猛雨驟至。宛似銀河倒瀉一般。落在人的身上。不消十數秒鐘。俱已淋漓盡緻。衆人叫苦不迭。紛紛想要躲避。無奈軍士們一定不依。後來這雨越下越大。幷且雷電交加。道上邊實在不能走了。大家不約而同的發一聲喊。拚着命四下竄去。此時因爲有軍士押着。手上的繩子各已解去。竟喜借着這一陣

兩。一溜煙四散奔逸。軍官和十幾個軍士。祇急得在雨裏頭亂慶亂跳。怎能禁遏得住。

葛天民也在這個當兒。沒命的往斜刺裏飛跑。他是這裏的當地人。路徑自然很熟。冒着雨轉了兩三個彎。已經奔得遠了。初時尚有一個軍士。逼緊着在後面追趕。此刻已沒有脚步聲響。諒來萬趕不上。恰巧面前有所古廟。廟門雖然閉着。廊簷下尚可略避雨點。究比路上好些。當下定一定神。將身子貼緊着廟門站住。喘息不止。默想自己雖幸得脫虎口。尚有數十個人。必有仍被追回去的。難免要受着責打。況且依舊須到軍械處工作。說不定更要把軍械運到前敵。將來生命可危。做中華民國的百姓到了今日。那苦處眞是一言難盡。軍閥們還口口聲聲說保境安民。虧他如何說得出來。眞比夢囈

還要沒有價値。

熱天公的陣雨。下過後極容易開霽的。天民在廟門外站了頓飯時光。雨已漸止。雲端裏現出疏星數點。照見街上積水成渠。急切尙還不能舉步。但時光已不早了。想起家中一定盼望。身上又衣履濕透。肚內更飢火中燒。不同去再難忍受。遂硬頭皮移步下階。揀水淺稍淺的地方。取道至鼓樓返家。大雨後路斷行人。幸喜沒有兵士撞見。到得家內之後。他的妻子華氏。正在望眼欲穿。自然心下大慰。急忙取衣褲與他更換。並往廚下去端整晚膳。他的兩個兒子。大的年二十歲。名喚幼民。小的十五歲。名喚稚民。本在學校讀書。這幾天地方上鬧了兵事。各校一律停課。故在家內自修。聽見父親同家。俱到內室去動問兵禍消息。

葛天民換好衣服。華氏已將夜膳端上。夫妻父子四人。一同坐下進膳。天民把外間兵士拉夫。險些不能回來的話。子細講了一徧。華氏聽了驚道。既然兵士如此騷擾。今天雖幸得離虎穴。不知明日若何。況且戰禍迫在眉睫。我們到那裏躲避方好。怪不得古人有甯作太平犬。莫爲離亂人之說。看來眞是好苦。幼民道。若是專避拘役。父親與兒等從明日起。不出大門。料能無事。倘然要避兵火。這却沒處避了。天民搖頭道。你不看見新聞紙麼。別處地方拉夫。儘有路上拉不到人。竟到人家家裏去的。可知若是拉得緊了。不出門也是無用。至於要避兵火。像這樣的天下皆兵。眞到那裏避去。稚民向父母的臉上瞧了一瞧道。兒倒想到一個地方。包管拉夫沒有人來。并且兵士也決不打仗。大家可要避到那一邊去。幼民道。是上

海的租界上麽。稚民道。不是不是。上海尙有華界。我想起的。乃是香港。聽說那邊全由外人管理。倘是全家前去避難。豈不是萬穩萬妥。天民嘆了一口氣道。堂堂的中華民國。因爲中國不能居住。竟想托庇外人。不愧死也應氣死。雖然你年紀尙幼。不應說這沒有志節的話。休得多口。稚民受了父親呵斥。紅着臉不敢再說。天民用好夜膳。在室中踱了好幾十個圈子。滿腹中轉着如何避刦的念頭。後來漸想到避刦不如避世。默誦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明知寓言八九。却悠然神往不置。

凡人專心致志想着一件事情。最容易如親歷其境。眼見着這件事的眞相一般。葛天民默默把桃花源記誦了又誦。竟如置身桃源。臉上頓呈歡悅之色。華氏見了問道。你可是想到了什麽避難所在。何不

說出來大家商議。天民被他一問。纔知道自己想出了神。不能不微哂一哂。坐下對道。我在此背誦桃花源記。那裏有甚避難地方。華氏系出名門。也頗深通翰墨。答稱桃花源乃古人寓言。世上那得有此仙境。天民道。我也知道這篇乃是寓言。但想天下之大。應當無奇不有。古人能作這篇文字。當世或許竟有這種仙源。不過一定是人跡不到之處。欲覓他很爲不易。覓到了却受用不盡。所以我此刻發了一個奇想。欲做桃源漁父第二。卽日買艘小船。把全家移住船上。泝江上行。揀着僻靜的港汊駛去。倘得天從人願。竟然尋到個幽棲之所。從此脫離却五濁世界。免再眼見着中國的變亂百出。令人氣憤而死。豈不大妙。但不知你意下若何。華氏倘還沒有回答。稚民究竟年小。倘有些孩子性。聽了這一番話。樂得手舞足蹈的道

。父親當眞買了條船。全家住在船上。兒便做一個小漁父。祗要母親結個魚網。每日幫同着臨流捕魚。水天一色的眞好暢快。捕下來的鮮魚。沿途可以售賣。不愁沒有費用。這個避亂法子。想得再好沒有。比在這裏每天擔驚受怕。眞有天淵之異咧。

幼民聽父親忽然要想避世。因他平日研究農業。甚有心得。每思著書立說。以期與國利民。並不是抱消極主義的人。自己與兄弟稚民。又正在求學時代。出了門一定要躭誤學程。因急阻止着道。若論國中的禍亂相尋。承平無日。賢者潔身自好。不妨作避地之謀。然父親探討農業。素有救國志願。何忍一朝廢棄。何況孩兒等正值修業時期。豈可半途輟學。此事應請三思而行。華氏微笑答道。你父親想暫時避亂。當有此意。若是要永遠避世。諒係一時憤激之談。

不過口頭說說罷了。怎能離鄉背井。立刻挈着家眷首途。我看乃是辦不到的事兒。天民聞言。正色對道。國家鬧到如此地步。我還有什麼福國富民思想。眞個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至於你們讀書。可歎學校中的功課。近來一大半銷磨在集會結社。幾乎不把求學當做正事。焉能竿頭日上。有學成致用之日。倒不如索性棄學。隨着我烟簑雨笠的作個世外散人。得閒時仍可讀書。藉此陶鎔心性。將來不致流於匪僻。在世界上做搗亂分子。故此我心意已決。並不是憤激之談。大約明後日必要啓程。你可和孩兒們收拾一下。把家內雜物一切。應用的帶幾件去。沒用的一齊變賣。我便到江畔購船。購到了立時上道。你們母子休要阻我。

華氏聞丈夫眞要棄家避世。倒覺一時沒了主意。不敢進言。幼民却

從容說道。父親當眞要做桃源漁父。講句假定的話。桃源是個仙境。我們出外去定要找尋。萬一尋不到他。道上邊反鬧了什麼險阻出來。豈不甚是可怕。那還是在家裏邊安穩多了。何必去冒着這個險呢。天民道。桃源必在世外。自然要富於冒險思想。我們纔能覔得到他。譬如西人闢殖民地。也是冒險闢成功的。西人能冒險闢地。難道我們華人便不能冒險。西人的殖民地。動輒幾千萬頃。倘被他闢得成功。我們華人要覔一個小小的羈棲之所。難道竟便覔不到他。若因怕了險阻。竟還是坐在家裏的好。試問倘眞遭了兵險。我們一家那時怎樣。卽使退一步說。今年地方幸免糜爛。我們家內可以苟安。照着民國的這樣擾亂。不知明年後年若何。豈不是日日俱在危險之中。大家不能高枕而臥。并且沒有一個盡期。何如出門去雖

然冒險。果能覓到了一個安居之處。倒可以一勞永逸。從此合家不再擔心。任憑世界上鬧得地覆天翻。和我們絲毫無與。古語說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我決定這眞是上着棋子。可以沒有甚麼疑義。收拾好便當就道。大家不必多說。父子間正在談天。忽聞門外邊有一大隊防軍巡哨經過。並開了一排空鎗。嚇得稚民要哭將出來。天民急令不可聲張。息了燈各自安睡。

一宵易過。次日天民早起。恐防外間仍要拉夫。不敢驟然出門。先向門外經過的人。揀相識的問了幾個信息。俱說此時尚覺安靖。道上甚鮮丘八往來。始大着膽到江邊去訪問船隻。誰知這天沿江正在捉船。莫說民船沒有。連糞船也逃得蹤影俱無。天民在江邊歎息一會。想要回去。恰遇搖駁船的熟人許通源。移步近前問道。葛先生

難得到此。可是特來散步。還是要雇船麼。天民見他來得湊巧。正好問問他船幫消息。但自己不是弄船的人。不便開口說買。勸人疑心。因順着他的口風對道。我正是雇船來的。怎麼今天一支船也沒有。通源搖頭道。你要雇船到那裏去。這兩天江面上捉差捉得利害。誰敢將船停泊在此。看來我們水上這一碗飯。竟是末日到了。因此很有幾個想改業的。祇恨各人撤不下這條船。一時沒有法想。天民道。我雇船想要搬家。這兩天那些船不泊在此。可知他們泊在那裏。通源道。不敢泊在一處。大家四散開了。那有一定所在。你要雇他搬家。祇恐斷雇不到。除非有人買他。那倒必定有人可以脫手。但在這兵荒馬亂的時節。那一個人要去買呢。天民聽恰有人想賣船。眞是再好沒有。忙問倘然我要去買。當眞能夠有麼。通源笑道

。葛先生是個文人。這些船又不是游船。你買他何用。休得與我鬧頑。天民道。老實不敢相瞞。我因急欲搬家。一時雇不到船。何妨買他一條。將來仍好賣去。怎說沒有用處。不過搖船的人。却是不能少的。買了船我必須依舊用他。每天給他工資是了。並不是與你鬧頑。貴幫中眞有要賣的船。請你介紹一條很好。通源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麽你搬到何處去住。不知有多少路程。船中須裝多少衣物。共有幾個寶眷同行。天民道。敝眷人口不多。衣物也甚有限。路程却說不定他。因爲此去乃是避亂。萬一搬去的地方又有不靖。難說再要續搬。自己有了條船。可以稱意些兒。通源道。依葛先生這麽樣說。必須有艙的船纔好。略小些倒也不妨。無錫人棚船板主。有條網船。正在託我出賣。諒來甚是合用。我們不妨同去看看。

就在轉彎的小港裏頭。此去並不甚遠。看得對儘可成交。看不對大家再說。天民聞言。連聲道好。遂與通源欣然共往。

小橋曲折。流水紆迴。二人行有一里多路。蘆葦內見有輕舟三五。半露半藏。通源指着一條廣漆艙門半新不舊的船說道。我們慢走。這一艘卽便是了。天民一眼望去。見那條船說大不大。說小却也不小。恰好合用。心中暗暗歡喜。又見船頭上坐着一個老者。鬚髮俱已斑白。面前擺着一碟鹹齏。一碟腐乾。半小碗高粱燒兒。在那裏垂頭飲酒。一個十四五歲的童子在旁邊吃飯。通源一見。在岸上高聲喊道。棚船板主。你今天不搖生意。倒在這裏飲酒。眞好自然。有位客人在此。特來看你寶舟。你叫小船板主把船點上一篙。俙條跳板。待他下船來罷。那老者聽了通源的話。忙將酒杯放下。搖搖

頭道。我因今天不能放船。在這裏借酒澆愁。還說甚自然二字。你有主顧同來雇船。實是感你的情。但外邊捉差捉得太狠。我斷不敢接甚生意。請你照顧別船去罷。恕我不把船開到岸旁來了。通源搖手道。這一位葛先生。並非到此雇船。乃是買船來的。你這一艘寶舟。不是因時世不好。不願意再操水面生涯。諄託我要想賣掉。故我今天同着他來。請你休要誤會。快把船攏近岸來。那老者聽有人特來買船。始向天民瞧了一瞧。微微把頭點動。叫吃飯的那個童子。撤下筷碗。提起挽篙。挽上兩篙。將船攏岸。佈好跳板。又把篙子打了扶手。招呼天民下去。通源也便隨着登船。天民看這條船共有三艙。尙還寬敞。頭艙的平几板下。正好堆放箱籠雜物。把平几板鋪上。恰好幼民弟兄住宿。中艙內自己與華氏安寢。留出後艙與

搖船人。足敷應用。并且船身甚爲堅固。尙無破漏之處。因問欲需多少價洋。通源道。枊船板主前曾言過。這條船的原價。連船具一應在內。共是一千多塊大洋。如今略已舊了。自當打個八折。中費另外請給。葛先生儻然合意。請你分付一句。酌減些可以商議。天民道。八折連中費。須要九百塊錢。覺得未免太昂。枊船板主果肯相讓。不知六折可好。言時後艙內走出兩個女子。從護欄木上跑至船頭。與那老老耳語數四。老者始向通源說道。這船由新船主買去之後。不知行船的人。可要盡數掉換。若能留幾個人在船撑駕。使他們仍有噉飯之所。不妨七折作價。分外便宜些兒。天民道。正要請問枊船板主。寶舟上平日共有幾個船夥。老者道。船夥平時一個沒有。祗老朽與小孩子及兩個小女。如今老朽年邁。又遇到這等

時世。不願再歷風濤。故欲將船賣去。在岸上另尋別的營業。以老餘年。小孩子與兩個小女。因船既賣去。一時沒有棲止地方。所以心中猶豫。新船板主若能雇用他們姊弟。這事就容易辦了。天民遲疑道。令郎與兩位令愛。水程可熟悉麼。通源攙言道。他姊弟是生長在水面上的。水程怎得不知。當年生這姊弟的柳嫂子。習得好一身水性。誰也比不上他。可惜已得病死了。但他姊弟也熟諳水性。葛先生休要小覷他們。天民聆言。心中大喜。始問老者一家的年齡別篆。決意定要買這條船。老者回說自己單名一個江字。別號渡春。年已五十六歲。在前清也是業儒出身。祗因青衫蹭蹬。流落江湖。小孩子乳名五兒。單名汀字。年十五歲。大的女子閨字盈盈。小的女子閨字纖纖。一個年方十九。一個纔十七歲。

天民詢知柳氏身世。甚爲景仰。遂不把他作舟子看待。硜硜計較船値。一口應允了七百塊錢。另酬許通源介紹費五十元。當下成交。但因沒有帶得現錢。先付了一百塊錢鈔票作信。其餘同到家內去取。並訂定五兒姊弟。一准留在船上撐駕。優給辛資。更要求在金陵啓程的時節。由渡春相送出境。防有兵士拘船。可以看風趨避。出了本境之後。渡春留出住居地址。以便不時通信。惟限不定何日回來。渡春看天民舉止大方。相貌誠實。估量着是個正人君子。兒女隨着他去。决無意外之虞。當時一一答應。便叫五兒看好了船。自己同天民及通源上岸。逕赴天民家中。立契取款。順便共商攜帶各物。預備上道。

華氏和幼民稚民母子。因天民一早出門。在外已久。昨天旣被兵士

因拘役過一次。此時俱甚擔着憂慮。坐立不安，及見同着人來。給付船價。知道船已購好。定須外出。無可挽回。華氏祇能和幼民整理行裝。雖然遠適異地。不卜寄跡何方。但祇望兵事速平。故鄉能免蹂躪。不妨俟登程後再行婉勸。依舊歸來。稚民却祇要娖結個魚網。帶下船去。天民因此種東西。自己萬結不來。央渡春去購了兩個。說備沿途消遣之用。渡春識趣。又買了幾根漁竿。許多鈎鈎。一齊攜下船去。所有衣物一切。交代華氏收拾定妥。次晨一早。設法登舟。來不及先取一半。午後再取。

世上最煩瑣的。乃是移家。種種動用東西。那一件願意拋棄。却又不能夠件件取去。華氏自從天民回家。卽與幼民逐一料理。直到夜半將近。始把要緊物件聚在一處。叫幼民開了一張單子。仔細檢點

一過。以免忙中有錯。或有遺漏。天民叫稚民幫同着把書籍裝箱。到得精神乏了。纔各安睡。天光發白未幾。渡春已與五兒到來。遂件搬取。並雇了兩輛街車推運。華氏令幼民押着先自下船。渡春恐大路上遇到兵士。領着向小路兜抄。果得太平無事。第二次趕緊復往。天民自己押運。第三次巳午飯後了。華氏把不帶去的物件。一齊賣了現資。藏在身畔。督同渡春將餘物取淨。與稚民雇了一輛車子。仍抄小路登船。此時小路上也發現了兵士拉夫。幸虧華氏是個女流。稚民年未成丁。渡春和五兒各人肩着物件。兵士俱沒有過問。安安穩穩的到了船內。幼民照單細檢一過。並無缺少。天民心中如釋重負。便要叫渡春開船。速離江口地面。渡春搖手說不可不可。此時申牌未過。江內必在捉船。即使黃昏前後。也有巡船搜捕。

開出去不會送入虎口。豈能這樣造次。要開船須等黎明左右。方可靜悄悄的掩至江邊。擇路遠駛。否則斷斷不敢冒險。天民聽他言之有理。不便催迫。祇打開一隻書箱。取些書卷出來。觀看解悶。上燈後渡春令盈盈姊妹煑好夜飯。合船吃了。息燈各自安寢。

初出門旅行的人。第一夜往往不易合眼。天民和華氏睡在船上。急切怎能入夢。何況蘆葦中蚊蟲甚多。擾得人更難安枕。睡到夜半以後。忽聞後艄微有人聲。既而船身幌動。似有人到船頭上去。旋聞格吱吱幾聲柔櫓。分明是船已開行。船頭這一個人。又似回到後艄。天民坐起半個身子。低聲問道。梆船板主。可是已經開船了麽。後艄有童子聲音答道。正是開了。我到船頭上解纜的。先生這樣醒睡。諒來聽得甚是淸楚。天民知道答話的必是五兒。因問你父親可

會起來。五兒道。他因這條港內非常水淺。兩邊又多是蘆葦。白天倘難搖出港去。晚間更是不易。故已下水推船去了。祗要推出了港。卽便上船。要問先生開到那地方去。天民聽了。甚佩渡春辦事誠懇。華氏也默地贊他。少頃覺得後艄微微一側。渡春回船。低聲說幸已出港。但不知是上行還是下行。必須喚醒葛先生問一聲兒。五兒接口道。葛先生醒着咧。爹問他罷。天民忙隔着艙板。回稱上行。又向渡春道勞。渡春道。上行出了金陵。大約水中沒有軍隊。可是往蕪湖去麼。這倒道上很平穩的。天民含糊對道。且等出了金陵地界。明天有話和你商議。渡春唯唯。遂令盈盈和纖纖快搖。黎明前必須繞過燕子磯。方可放膽。

稚民年紀雖小。素來甚是醒睡。聽得父親與人講話。把他從夢中驚

醒。估量着必已開船。一骨睩扒起身來。從艙隙中向外張望。祇見白茫茫一片是水。其餘別無所覩。倒覺詫異起來。疾忙推醒幼民。叫他起來觀看。幼民窺了一眼說道。我們的船已開了。現時乃在江邊。祇因別無來往的船。艙門又經閉着。望不見別處地方。所以祇見是水。待等天明開了艙門。便有野景看了。稚民一聽大樂。立刻要央幼民把艙門板開去一塊。華氏因在深秋天氣。恐防受涼。喝住不許。稚民不敢違拗。但此刻那能再睡。祇在艙隙內巴望着天色早明。好容易盼到東方發白。船內微微透進亮光。便催促幼民開艙。望見天半曉霞。倒映在江水之中。五色俱備。好不華麗。後在彩霞內捧出一輪旭日。照得江水通紅。夾着曉風起處。江水波浪洶湧。髣髴有百來個旭日。在那裏逐波翻滾。祇攪得眼花撩亂。煞是奇觀

。在岸上邊眞覺從未見過。喜得心花怒放。但江面上却祗有水鳥飛翔。別的船隻竟然仍一艘不見。其時燕子磯已經繞過。渡春親自把櫓。叫五兒扭浜。盈盈和纖纖至後艙燒水燉茶。并備早膳。候天民夫婦起身。洗過了臉。喫著進膳。渡春手搖着船。口中問究竟可是開往蕪湖。或是相近蕪湖的內地。

天民因渡春爲人誠懇。於行船上又富有經驗。長途實是少不得這一個人。五兒年紀究輕。盈盈姊妹女流。渡春一去之後。未免許多不便。自己一家久在船上。將來也要學些撑篙弄櫓之法。怎能叫五兒與盈盈等指授。更有許多爲難。最好渡春不令離船。把話來綏住着他。好得他買掉這一條船。爲的是年老棄行。要在岸上另謀別業。如今不妨把他留在船上。享受些安樂茶飯。所有船中諸務。儘由五

兒等幹着。他祇要隨時指示機宜。可以開駛的地方儘開。不能前進的所在便止。我這裏每月厚給些資斧。諒他可以樂從。不過此去並沒有一定地點的話。必須與他說知。不能夠把他蒙在鼓裏。他若當初眞是書香種子。也許遇到這種亂世。亦有了厭世之心。日後果能覓到地方。何妨與他引爲同調。終身均不再攖塵網。我此去一家團聚。他恰巧也是一家。算來有何不可。因把主意打疊定妥。將手向後艄一招。叫渡春把手中的櫓。交與盈盈。請他到後艙坐下。把心事說了一個詳細。一頭講一頭瞧着渡春的面色。看他可有此意。渡春聽一句點頭一句。竟深佩天民此舉。實爲避世惟一良策。較之求仙學佛。妄希逃塵絕世者不同。不禁色舞眉飛。連聲說此事當向小兒小女等述知。一定俱願惟命是聽。說罷立起身喊了一聲扳艄。將

手向江岸旁一株古榆樹上一指。叫盈盈將船暫泊。令他們姊弟同到後艙。把天民的宗旨說了一徧。盈盈等雖然解不出避世二字的意義。但聽他父親既被天民留在船上。一家得以骨肉團聚。那是天然很樂意。因大家笑逐顏開。俱說我們極應答應葛先生。一同替他去尋覓地方。卽使走徧天涯。也不能惜甚辛苦。好得倘能徼倖覓到。便可一勞永逸。將來安息之日正長。祇要這地方有田可耕。或是有工可做。有山可樵。有水可釣。合家俱可度得日子。不限定在水面弄船。所難的是此刻泝江上行。沒有一定方向。開到那裏去好。這卻必須取決一下方可。否則江水迢迢。卽使到了宜昌一帶。也不見得有甚特別所在。豈不反而誤了程途。依然不能達到志願。怎可使得。渡春點頭道。此話果然說得不錯。行舟沒了定向。有如行路一般

。非但勞而無功。并慮走入歧途。後來欲覓歸路。也恐大是不易。此層眞是難題。我們應取那道前進纔好。大家必當决議而行。言次向中艙內天民說道。葛先生你也想想。從那一處進行爲是。不妨彼此子細斟酌。天民正待回言。盈盈眼快。瞥見下游有條快船。船上坐着十幾個兵士模樣的人。把船旁八枝槳划得如流星趕月一般。飛駛而來。慌與渡春等說聲不好。急令五兒到岸旁解纜。自己與纖纖整理櫓繩。渡春一見。疾忙步至船頭。拔篙在手。儘力點了一篙。那船便如努箭離弦。直瀉往前而去。天民尚還不知何故。忽而急匆匆開起船來。探首到艙外去觀看。說時遲。這時快。那一條八槳船。已將趕近。分明是在水面上捉船的那一班人。祗嚇得魂不附體。深慮倘被他們趕上。必遭拘去無疑。誰知盈盈姊妹這一枝櫓。船頭

上渡春的篙。父女三人。甚是得手。夾着五兒也執了一支篙子。站在渡春右面。替換點着。每點一篙。必定去有二三丈路。這八槳船斷追不上。船中丘八大怒。放了一排空鎗。大喝前面的船。還不快停。鎗過處五兒撲通落水。天民在船艙急得跺足。華氏淚下如綆。幼民目瞪口呆。稚民吞聲暗泣。此時耳聽得水聲潺潺。船身祇顧向前直瀉。漸與八槳船愈離愈遠。若有神助一般。約越里許之遙始止。後面已無來船蹤跡。天民與華氏共呼徼幸。祇歎五兒遇害。悲感非常。却怪渡春父女。因爲急圖逃遁。連屍身都不去打撈。不知稍停可要把船開回轉去。雇人尋找。此事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若使屍身無着。怎樣過意得去。不謂傷悼未已。船梢略覺一側。五兒渾身是水。濕淋淋的冒出江面。攀住護欄木躍上船來。鑽入

後艙去更換衣褲。原來五兒方纔因見事急。不得已翻身下水。在江內施展他順水推舟的技兒。所以這條船異常迅速。八槳船再也追趕不上。方能幸脫於難。渡春父女是知道他能耐的。因此並不驚恐。今見他安然回到船上。無不相顧色喜。

大民夫婦見五兒未死。更覺喜出望外。初時雖莫明他因何墜入水內。後來也悟到推舟作用。使的乃是四兩駁千斤的法兒。怪不得船身如鴻毛過順。一往直前。八槳船遂致瞠乎其後。想起許通源曾經說過。五兒姊弟水性很好。看來此話甚是可信。船中有了此等人才。日後定能履險如夷。何愁難覓安居之所。渡春見五兒既已返船。叫盈盈姊妹依舊向前快搖。自己放下竹篙。從船捎上回至後艙。仍與天民商量。現時將船開往何處。天民道。大凡隔離塵俗之境。當在

人跡不到之所。決非長江附近所有。你在船上久歷長途。可曾聞人說起。有甚極奇極僻之處。自昔到今。無人得至其地。如古人說的海上三山。人皆可望而不可卽。我們應從此等地方搖去。若是一時沒有。祗能先離開江南地面。免却兵刦。且俟到了蕪湖。然後再作區處。當亦未爲不可。渡春道。老朽半生來往江上。經過偏僻村落。深邃溪山。雖也不在少數。但若斷絕人蹤之處。非但身所未歷。亦且耳所罕聞。眞是此種幽境。決非近處可得。看來祗能暫避兵禍。駛到蕪湖。沿途大家留心訪問。再行前進。語猶未畢。五兒已換好衣服。款步出艙。回頭偶向船後一望。喊了一聲阿呀。渡春聞聽大驚。也急向後觀看。疾忙一個騰步。飛身搶上船棚。從棚上躍至船頭。舉起竹篙。竭力連點三篙。船身去有四五丈遠。

天民夫婦不知何故。頓又慌做一堆。耳聽後艄撲通通接連兩響。盈盈與纖纖同時下水。祇留五兒在船。看他並不前去搖櫓。却盡力把住船舵。凝着神十分注意。船頭上水聲驟起。漉漉漉一陣奇響。那船身又飛也似的駛得好快。始知後面必又有變故。幼民弟兄已經看見。顫聲說方纔追我們的那一條船。此刻又趕上來了。天民勉强鎭住了神。急令二人休要嚷叫。包管這船仍舊追趕不上。并恐他們放鎗。喝令不許探首出外。這一下足足行有七八里路。因爲前面沒有來船。一無阻滯。大約不滿十數分鐘。那速率竟與輪船不相上下。比第一次五兒在水內更快。一來五兒究還年幼力弱。二來此次共有二人。泅水又比五兒奮迅所致。盈盈姊妹在水底急匆匆推送一程。估量這八槳船。此時離得比前更是遠了。斷然可以沒甚妨礙。但恐

停會搖起櫓來。一枝櫓怎敵得八枝槳。若再尾追上來。免不得又費手脚。因此不敢懈怠。又行了七八里。來到一個港口。方始各自釋手。渡春已經覺着。忙把篙子將船搗住。又向港口點了幾篙。彎入港去。盈盈與纖纖凫水傍船。向五兒各自要了一套衫褲。挽手上岸。至僻靜處換好。然後攜着濕衣上船。天民深佩他姊妹水性超羣。眞個在五兒之上。並向二人慰勞不置。

渡春彎船的地方。乃江口一個淺灘。俗名就呼他淺水灣。形勢甚是曲折。却爲上下游往來孔道。尙在金陵境內。論理决不應在此駐泊。無奈盈盈姊弟。此時實已乏了。况且日已西斜。中膳俱還未進。不得已因令五兒上岸繫纜。盈盈與纖纖煑飯。且俟吃了飯再行開駛。菜肴雖未購備。灘邊有的乃是魚蝦。渡春在船脣上張了一網。獲

得尺許長兩條鮮魚。三四十頭鮮蝦。一齊烹熟下飯。稚民見了。樂不可支。取釣竿在灘畔釣了好一會兒。祇有一條二三寸長小魚。前來吞餌。因爲收竿過急。依舊把他驚走。稚民甚覺懊惱。尙想再釣一條。天民催他吃飯。始拋掉魚竿進艙。忽聞江口人聲嘈雜。似有許多船隻經過。渡春躍至岸上一望。祇見上游來了一條兵船。後面帶住着四支民船。取道往下游而去。幸而沒留意到港內有船。並不過問。渡春暗想好險。同船與天民說知。幷言在此稍停。倒是因禍得福。否則開到半途。迎面遇見了他。怎樣迴避。倘欲開回下遊。萬一後面這一條船。仍在追趕我們。豈不兩面夾攻。斷無幸免之理。但捉船既然如此利害。看來刻下不便再開。祇能仍俟明天破曉偸渡。不知葛先生以爲若何。天民頷首說好。惟言很太平的水陸兩途

。竟被軍界中攪得舉步荆棘。眞令人可勝浩嘆。

渡春既端整這天不再開船。索性揀個隱僻之處。將船泊住。幷向灘上砍些江蘆。覆在頭艙兩旁。好使江口駛過的船。瞭望與蘆灘一色。不疑心有船在內。天民深佩他很有見地。旁晚時各進夜膳。天民知道他喜歡飲酒。取出帶下船的一壜原粱。開了壜送給一碗與他。和他隔着艙飲酒談天。彼此甚是契合。直到黃昏後始寢。及至天民一覺醒來。艙中雖猶未能辨色。船已開有數里之遙。這一天因欲趕出金陵。連煑飯吃飯時也沒有暫停。由盈盈與纖纖替換工作。五兒扭了一天的浜。渡春在船中四面留神。防着再有兵船遇到。好容易行至將晚。纔到了皖省界內。各人俱得放下了心。自此一日或數十里。或十數里。並沒有一定行程。經過什麼碼頭。天民必攜幼民弟

兄。舍舟登陸。借着渡春四處散步。一來藉此觀看風景。消遣旅懷。二來留心訪問地方。以便探幽覓勝。漸漸過了蕪湖。又到大通。那裏有甚佳境可得。華氏欲勸丈夫在大通小住。可俟一年半載之後。兵戈若得平靖。大家仍返故鄉。天民怎肯聽他。叫渡春儘管上駛。到了安慶地面。天民夙慕黃山之勝。上山遨遊了半個多月。眼看着山中幽靜區處。避俗之念愈堅。祇因黃山內尚來往人多。不能與世隔絕。所以仍覺未能棲住。惟是遊過黃山之後。想到了一個見解。一日回船後和渡春商議。

殘陽已墮。新月欲昇。蟹火初明。魚更未起。天民令渡春置酒船頭。舉樽互酌。華氏等在艙中用飯。天民酒半。問渡春安慶地面。除黃山外。可有別山。渡春道。皖地最多山水。黃山外安得無山。祇

以不甚著名。因是往遊者鮮。倘欲一一徧歷。非有土人導行不可。但恐未必再較黃山佳勝。我人何勞多此跋涉。不如再行開赴九江。一覩匡廬山色。或竟駛至黃州。藉探赤壁古跡。定可一開眼界。天民道。匡廬赤壁。均屬名勝。我輩得遊固佳。特是此次出門。志在覓地幽棲。並不是遨遊山水。若任輕舟所至。隨處留連。何時得遂素願。豈不有負長行。故此我想自今日始。不必注意壯遊。祗以探地爲主。沿江雖多勝跡。第料幽寂之所。必難問諸水濱。當於深山窮谷求之。卽如陶靖節的桃花源記。幽境固屬桃源。而漁人初至其地。係桃花林。林盡乃得一小口之山。漁人欲窮其異。由山口入。始得仙源。可知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者。必如璞玉之韞自石中。驟覩之幾若無覩。所以無人得至斯境。今當掉舟腹地。遇有山深林密

之處。我們便結伴往探。未識你的意下如何。渡春其時酒已半酣。聽了這一席話。連稱不錯不錯。明天起一准把船向內港搖去。不管這水路到過沒到。有人處可以問信。無人處祇要有路可通。或許被我們尋出一個新世界來。這是俗語說春天不問路的法兒。很可使得。言罷把碗中沒有喝完的高粱。一飲而盡。大呼暢快暢快。

天民聽他滿口許可。默喜竟是一個同志。甚爲難得。但欲扁舟深入。不知當地的民風若何。因又細細問他。渡春道。皖江民俗樸素。無論男婦老幼。待人俱尙謙和。我曾數次到此。故得深知其詳。不過山僻內地。這却沒有去過。不敢說俱是一樣。但自古道人將禮義爲先。我們祇要處處以禮義上前。諒來也可沒甚事兒。惟有一件須要防備。山裏頭的毒蛇猛獸。最易傷人。我們非有防身器械不可。

幸虧我這條船。從前曾走過紹興。那邊嵊縣一帶。盜匪甚多。故曾購得兩枝手鎗。藏在船上。藉防不測。至今尚還沒有用過。正可把他帶在身畔。做個護身符兒。豈不很好。天民聞言。連稱如此預備。正合我意。當下即便決議。明天一准把船開入港去。這番話說得爲時過久。船頭上玉露霏霏。不覺沾衣欲濕。華氏恐天民受凍。連連催促入船。渡春始收拾杯盤。各自回艙安睡。

翌日渡春早醒。想起既欲深入內港。徧歷複水重山。此行實與探險無異。不無瘴氣爲害。尚須購置辟毒藥物。藉備不虞。莫要到了僻壤窮鄉。無從措辦。天民也想起山深林密之處。倘或不見天日。舉步爲難。必須購備一電光筒。并當多帶電石。好在安慶是個省城。此種東西俱有。和渡春上岸去一齊購好。又買了兩石白米。四袋乾

麵。兩壜高粱。一中簍豆油。始拔跳開船。取道內河而進。

柳渡春的這一條船。在長江內小如一葉。祗能沿着江岸而行。一到了內港裏頭。那知便覺龐大起來。遇着港內船多的時候。擠住了休想開得出去。往往弄得手忙脚亂。吃力非常。及至搖到船稀的地方。因爲船身略大了些。鄉間人眼孔最淺。以爲這種船不很看見。俱在岸上邊指手畫脚。紛紛談論。有時停了船更盤三問四。甚是膩煩。渡春恐防遇到什麼歹人。暗地很覺擔着心事。在途行有半個多月。離城日漸窵遠。自然人跡日漸稀疏。雖然尋到了好幾座僻靜的山。好幾處瀠洄的水。不是這座山並沒有路。不能上去。便是這條水繞來繞去。仍在山前山後。並無別開蹊徑的地方。況且船大了每每搖不進去。必須要登岸步行。那船泊在岸旁。若是四無居人還好。

經不得有了幾家山民。必定圍住着看個不了。大家面現驚異之色。交頭接耳的說這船到此何事。累他們煞費猜疑。渡春瞧見這種現像。深慮日後發生不測。防不勝防。因此告知天民。在船中互商行止。華氏見有機會可乘。又勸天民祇須避兵。不必避世。何妨隨便覓個所在暫住。不必冒着險海走天涯。無如天民百折不回。堅令渡春想法。必要依然前進。渡春再四籌畫。對天民說祇有一法。可以進行。但不知能否聽從。且不知能否熬得艱苦。天民急問是甚法兒。有甚艱苦須熬。說出來可從長計議。渡春道。葛先生再欲前進。這條船實是不行。除非把他賣掉。另買兩三條漁船。方可隨處開行。一來不致動人眼目。二來船小了各地可去。不必時時舍舟登陸。十里二十里的費着脚步空跑。至於須受艱苦。因乘坐的既是漁船。大

家應當漁家裝束。成做漁戶纔行。現時秋間猶可。一到冬令天寒。兼之風雪交加。恐難忍受此苦。何況漁船甚小。晚間蜷宿舟中。肢體不能舒暢。竊慮也很爲難。所以我不敢代决。須葛先生自己三思而行。天民欣然道。坐漁船。改漁家裝束麼。我們既然有心避世。自當樵山漁水。優遊以樂餘年。做漁翁有何不可。就是我兩個兒子生長在這樣亂世。也斷不願他去圖甚富貴功名。日後貽人笑駡。倒也是永遠做了漁人的好。我妻子既嫁漁翁。當然也是個漁婦。不必說他。倘慮寒江風雪。古人羊裘垂釣。先我而爲。何嘗凍死江邊。若言夜臥不舒。曲肱尙可安眠。何況輕舟容與。此事我志已决。儘可這樣幹去。但要賣船買船。鄉間無處成交。這倒是個難題。尙須怎樣商議纔是。稚民聽父親當眞要做漁翁。自己竟做了小漁翁。應

了他從前的話。心上十分歡喜。幼民諸事從父。不敢多言。華氏見丈夫如此決心。明知勸阻無益。故也一言不發。願隨丈夫如何措置。

渡春聞天民竟然依從他的籌畫。祇愁無處買賣船隻。華氏等也沒有甚麼反對的話。因說葛先生眞要如此進行。我們明天起須訪問土人。把船開赴熱鬧市塵。覓到埠頭上的船牙。方能一面將此船賣出。一面將漁船買進。但恐賣出去的船價。未必能與金陵一樣。因爲船大了此間不甚合用。未免要虧折一些。不過漁舟諒可比金陵價廉。雙方扯算起來。當還沒甚受損。可以不成問題。祇有箱籠等物。漁船上斷然裝載不下。這却如何是好。天民道。船價雖有上下。料來進出有限。不必說他。箱籠等俱身外之物。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之。

何妨索性一齊賣掉。落得個行李簡單。反可身無罣礙。幷且箱中有的乃是衣服。現在合家既要改換漁裝。這些衣服留着何用。更應賣去爲宜。你想我這話可是。渡春躊躇道。葛先生話雖不錯。但不知葛師母可能割愛。老朽不敢聞命。華氏沈吟有頃道。葛先生既然決意不要還鄉。船中一切東西。譬如遭了兵燹。沒有携帶出來。我也沒甚痛惜。祗是賣下來的錢財。沒有箱籠存放。藏到那一處去。渡春道。這倒甚是容易。賣了錢可把他兌換金葉。儘能帶在身旁。漁船上斷無人疑及有此種東西。倒可沒甚危險。不比箱籠觸目。反覺晝夜擔心。何況通商各埠。行使的俱是鈔幣。一至內地。槪用現金。尤以兌換金葉爲是。以便沿途或需使用。天民撫掌道。我葛天民志在終身隱遁。難得妻子居然同意。可謂有妻。又蒙你悉心擘畫。

成全我的素願。可謂有友。看來全家遠去。決不虛此一行。明天一准照辦。大家可以不必再議。渡春唯唯。當下又商量把這網船賣去之後。決計買三條漁船。天民與華氏一船。渡春撐駕。幼民弟兄一船。五兒撐駕。盈盈纖纖姊妹二人一船。到得晚間停舟的時候。三條船唧着尾兒。五兒與幼民兄弟一條。天民夫婦中間第二條。渡春宿在女兒船上。結末一條。以便晚間有甚不測。五兒與渡春一個在前。一個在後。互相援應。籌議既妥。是日遂不復前進。擇個柳陰深處駐泊。

一宵易過。次日開船。渡春因自從安慶進了內港之後。東彎西繞。以每日約行三四十里計算。十餘天已有五六百里之遙。所經的那些水道。從前大半俱沒到過。如今要想向熱鬧所在開去。倒覺茫無頭

緒。不知應從那路駛行。沒奈何沿途詢問別的舟人。俱說離此東南七十里。有個市集。名小華山。甚是繁盛。當日趲行不及。至第二日午間始到。果然人烟稠密。商市喧鬨。大約有一千餘家居民。三四里長街道。在內地市集中。可稱翹然特出。天民便把箱籠物件。變賣了錢。兌了金葉藏好。渡春已尋得船牙。與牙戶磋商船價。那牙戶是一個當地人。先問渡春從何處到此。好好的駕着這一條船。因甚將他賣掉。渡春把船主不是自己。乃坐在艙內的葛先生。又將自金陵避兵至此。現因干戈未已。不願重返故鄉。故欲把船賣掉。另購漁船業漁的話。詳細告知。牙戶又向天民盤問。所答的話。也是一般。牙戶將船子細察視。說這種船在內港行駛。不甚適宜。一時難覓買主。倘然意欲脫貨。祗有六百塊錢可售。漁船現有新釘成

的。每船須洋二百五十元。渡春向他再三磋商。始把原船賣了七百塊錢。漁船每條洋二百二十元。三條應洋六百六十元。彼此相抵。天民應收找洋四十元。作爲牙佣。兩不來去。始獲成交。天民將船上的箱籠衣物。祗留了幾卷心愛的書。其餘賣個罄盡。得錢一齊兌了金葉。又買了幾套男女粗布衣褲。並簑衣箬笠等物。更添置了兩個魚網。大家改好裝束。徙入漁船。並把吃剩下的白米豆油高粱酒等。分置船內。這天爲時已晚。不便開行。在小華山歇了一宵。次早始又上道。

在小船上沒有住慣的人。非但晚上邊睡不安穩。就是偶然坐立。也覺大受困難。天民一家且不必說他。連渡春等在這小小漁舟之內。亦頗不甚舒服。直至四五天後。始俱安之若素。且覺得一葦所如。

輕捷異常。每天在船上看看途中的風景。到處一覽無遺。足令精神暢適。漁舟用的是槳。天民父子不時打槳消遣。更覺逸興遄飛。渾忘旅行之苦。一日。道經一山。遙望蒼松蔽天。不知有幾千百本。這天剛起了一陣東北風。數里外已聞松濤謖謖。谷應山鳴。行近時更如大海瀾翻。其聲益壯。山下却四無人煙。祗有合抱不來的許多野樹。高處經着霜的。紅葉也有。黃葉也有。低處却還綠葉婆娑。天民愛他境地幽寂。泊住船捕了回魚。稚民拿漁竿釣到小魚數尾。一齊烹來下酒。大家喝了一個盡興。天民乘着酒意。要與渡春登山。幼民稚民也要同去。留華氏與盈盈姊弟守船。渡春因山下既無人煙。恐防山中或有猛獸。叫天民把手槍帶着。自己拿了一根竹篙開路。以便遇有溪澗等難行之處。可藉此支撐而過。四個人與匆匆迺

邐入山。不到一里多路。山根已經走盡。漸漸繞行上去。苦於並無石級。舉步甚是艱難。稚民年紀最小。腳下却偏細溜。時時奔在前面。渡春慮他失足。阻止着不許疾行。並留心察看山路的形勢。見滿山怪石崚嶒。奇峯兀突。望不出登山的方向。頗有些不敢再進。天民指着一個嶺頭。說我們可到嶺上去觀看。便知須由何處上山。遂攀藤附葛的上了嶺頭。大家屬目四顧。東南上似有一條山路。可以通人。回下嶺趨東南而行。誰知被一道峭壁障住。巍巍的高插層霄。如何飛越得過。渡春止住了步。與天民商量改道。幼民遙看這峭壁的左邊。隱隱似乎有條裂縫。直透到底。不知有無仄徑可通。因向渡春告知。渡春凝神察視。果然說得不錯。但是遠遠望去。估量不出這裂縫大小。必須行近方知。當下與天民等取道向東。約共

行有二三百步。始見裂口漸大。竟有五六尺開闊。不過下寬上窄。到了絕壁的頂上。依然黏連一片。那裂處遂成做尖長的山口一般。天民看了喜道。那不是桃花源記說的山有小口麼。既然有此奇境。祗要行得進去。此中諒當別有洞天。不負我們踏破芒鞋。今日居然得到斯境。眞是有幸。渡春搖首道。葛先生且慢歡喜。我瞧這個山口。外觀雖甚離奇。內狀恐頗險惡。試想這路斷行人的山內。四處藤蘿滿佈。荆棘叢生。何以此山口光潤異常。迥非別處可比。況且黑魆魆的深不見底。我們何可冒昧入內。不如另尋他道。休要在此窺探爲是。天民笑道。山口沒有草木。當是缺裂處雨露不到。草木因致不能生長。我等何必見疑。古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家既已到此。安有空返之理。老丈不敢逕入。待我先走也好。說着疾行

數步。鼓勇前進。渡春急忙一把扯住道。葛先生眞要進去。還是由老朽前導。先向洞中探個信兒。進得去隨我同行。進不去再作計較。言次。把手中的那根竹篙。刺入洞內。向四周撩了一撩。一些沒有阻礙。可知此洞大而又深。想起天民備有電筒。今天該要用到他了。不知曾否攜來。因急問了一聲。天民連稱有有。在懷內將電筒取出。按動機括。發出光芒。照見洞中山石嶔崎。鍾乳欲滴。洞底兀突不平。頗覺難於厠足。天民因令幼民弟兄不必隨入。且在外間略等。自己與渡春徐步進內。渡春仗着竹篙開路。行一步必撩動一周。以探有無毒物。且驗山石高低。天民借着電光。四下留心注視。瞥見突有一物。被渡春的竹篙撩及。跳躍而過。吱吱有聲。渡春也已覺察。疾忙收篙止步。與天民定睛細視。原來是一個猴兒。差

不多乳犬般大。因見有人進內。依稀驚懼萬分。奪路奔躍而去。天民見了笑道。我道是甚麼惡獸。原來小小的一個猴子。怕他則甚。叫渡春儘管放胆前進。渡春道。洞中既有猴子。難說沒有別獸。我們須要愼防。不可稍涉大意。故仍播動竹篙。又行有四五十步。此時入洞已深。四圍黑暗愈甚。脚底下也愈覺難行。驀聞一陣足音。前面似來了四五個人。身材大小不一。天民在電光中照見大驚。以爲似此荒山。那得有人在內。必爲山魈現形無疑。急呼渡春慢走。讓他退後一步。把那電筒掉至左手執住。右手舉起手鎗。轟的開了一槍。打得山石上火星四迸。

渡春聽天民開鎗。也急左手持篙。右手拔鎗便放。彈過處似有一人墮地。其餘卽紛紛竄去。天民說聲好險。慌把電筒向地下照看。打

膛的究是何物。那知非人非魅。乃是一頭極大猿猴。倒臥血泊之內。身體足有四尺餘長。怪不得驟覩與人無異。渡春跺足悔道。早知仍是猴子。何必傷他性命。洞中如此猴多。看來必係羣猴穴居之所。因此洞口寸草俱無。皆被平時踐踏盡淨。我聞獸中猴性甚靈。無意傷此一猴。恐有羣猴前來報復。我們手中雖有火器。一來猴非食人之獸。殺之不忍。二來彼衆我寡。鎗中子彈有限。何能殲滅無遺。三則二位令郎。現在山口。聞聽洞內鎗聲。必致驚惶失措。一齊奔入洞來。山石如此難行。又在黑暗中。萬一失足傾跌。保無生命危險。我瞧此山既爲獸窟。人獸不可雜居。决非你我栖遲之所。不必冒險再進。快些出洞回船去罷。道言未已。耳聽得猿啼大作。其聲悲慘非凡。頓來了無數猿猴。一窩蜂直撲向外。不下百餘頭光景

。大有爲死猿報仇之意。將天民渡春圍困垓心。一頭頭奮爪磨牙。向二人亂抓猛嚙。天民此時慌了手脚。祗好仍扳機放鎗。渡春見羣猿來勢洶湧。放了槍雖可驚散他們。但恐散而復聚。依舊脫不得身。必須覓條出路方好。否則怎與這百餘頭困獸相鬥。當時思潮驟沸。頓被他轉出一個念頭。見天民朝內放鎗。自己急忙朝外放鎗。羣猿見前後受敵。自然紛向兩邊驚避。中間空出一條路來。渡春伸手扶住天民。叫他回轉身快些向外。磕磕跌跌的拔步飛行。不料鎗聲過處。羣猿又一擁而前。狂追不已。天民無奈。回頭又開了一鎗。到底猴子比不得人。起初聽見鎗聲。因爲向來沒有聞過。大家慌做一堆。如今連聽開了三鎗。耳中似乎覺得熟了。絕不知子彈利害。竟然不再退縮。一齊直撲天民。頗有欲得甘心之勢。渡春見手鎗失

了效力。想起畜類中怕的乃是打他。幸有竹篙在手。何不驅散他們。遂把右手內的手鎗。向衣袋中藏好。在左手接過篙來。颼颼揮動。作欲擊勢。果然羣猴見了丈許長的竹竿。恐防擊及。始又相率奔逃。不敢往外。祇遠遠的跳來躍去。不復上前。渡春右手揮篙。左手扶住天民。踉蹌出洞。已滑跌了四五個觔斗。膝蓋上額角上皮破血流。好容易洞口將近。眼前微微見了亮光。忽似又有兩個猴子在前擋住出路。天民祇驚得倒退不迭。幸虧渡春鎮定了神。睜睛子細一看。進來的是幼民稚民。說聲你弟兄來得正好。可快扶着令尊下船。幼民和稚民見了這狠狽形情。明知洞中出了岔子。此時不暇動問。一人向天民攙住一手。轉身便走。渡春覷天民出了山洞。仍把竹篙揮動。驚住羣猴。方纔一步步退身

而出。已有十來個猴子尾追至外。渡春不去理會。一口氣趕上天民。那知猴子的行路。比人迅速。早繞至天民面前。幼民稚民嚇了一跳。大呼這些猴是那裏來的。站住着不敢再走。竹春仍揮竹篙驅逐。這一下因地勢散漫。衆猴子忽東忽西。忽退忽進。休想驅得開他。渡春頓又慌了手脚。猛抬頭見山脚下有株大松。枝上邊松子纍纍。一顆顆小者如鈴。大者如鐸。急將竹篙擿下一枝。隨手擷取幾顆松子。向着衆猴擲去。猴兒最喜的本是果子。一見了便紛來攫食。不再注意別事。天民等始得脫重圍。渡春也橫着篙伴送回船。口中連稱好險。華氏見丈夫磕傷。問知情節。駭詫萬分。幼民稚民始知洞中放鎗之由。與羣猴出洞復仇。共說猴子雖爲獸類。頗知愛羣。無怪世人有靈猿之稱。天民聞言。喟然歎道。我觀猴子穴處山內。

聚族而居。不容外人入山。甯死協力抵禦。察其團體之堅。人類實所不及。我安敢以獸類相輕。至爲同類復仇。尤非冷血動物可比。當世圓顱方趾。有仇不知圖報。反甘謟事之人。對之實當愧死。惟卒因口腹之累。以爭食故。盡昧本來。此與世之祗知飯碗問題。不顧他人者何異。可見一念之貪。實爲獸之本色。不齒人類者以此。人不可尤而效之。乃致自儕畜類。你們須要緊記。渡春聽了這番言論。連連擊節稱是。并將文義解釋與五兒姊弟細聽。五兒等也心領神會。互知人獸關係。全在操心純潔與否。能純潔獸可勝人。不純潔人不如獸。華氏却因這次天民受了驚恐。自此遇到什麼極荒僻的山野。堅阻他不許進內。並諄托渡春愼勿導往。渡春自然不敢造次。但覓地却更覺爲難。因此又行了一個多月。途中了無所得。天民

甚是悶悶不樂。

一日。舟至一個村落。居民百有餘家。門前一帶垂楊。雖然已屆冬初。猶覺柔絲裊綠。垂楊下大半繫着一條漁舟。或晒着幾個漁網。大約村中捕魚爲業之人居多。天民因愛風景幽雅。卽與渡春泊船登陸。至村中繞行一周。見此村乃依山抱水而成。所以一家家窗挹巒光。門臨溪瀨。恍在畫中不啻。尤好的是山多幽鳥。水多錦鱗。山上野花爛漫。水濱采藻繽紛。雖不能隔斷塵氛。却頗別饒逸趣。天民這幾時芒鞋踏破。勝境難逢。見了這種地方。不得已姑思其次。隱有將就卜居之意。所以徘徊不忍遽去。渡春也因此村幽寂。住的又俱是漁民。定能意氣相投。欲與天民說知。暫在村中小住。稍息勞塵。日後再定行止。二人可算得意見略同。不過彼此俱未道破

。想俟囘船後子細籌議。故沿着泊船的這條小溪。款步而返。此溪形勢。彎曲如弓。二人進村之時。走的乃是弓弦。如今囘去走了弓背。一連繞了好幾個灣。竟如迷路一般。尋不見來時的那條溪口。心中好生詫異。沿途因詢問漁戶。始知這地方名喚九曲溪。前溪其直如線。後溪共有九曲。漁船若開入後溪。往往一時開不出去。溪口游魚甚多。一入後溪之後。任憑漁人網捕。游得出的也很有限。因而一村皆藉此爲生。乃是個天然利藪。二人得了這個消息。更覺喜溢眉梢。在此卜居之念愈堅。下半生靠着九曲清溪。衣食當可無慮。幷且離城市遙遠。天然可以理亂不聞。過着太平日子。眞不枉了跋涉一塲。遂與忽忽覓道歸舟。渡春叫盈盈姊妹煑飯充飢。天民取出酒來。在船中與渡春共酌。商量怎樣向村中賃屋。或者在

船上住過幾日。俟與村人熟識。然後再行登岸。使人不疑心突如其來。感情容易接洽。渡春因此間人地生疏。决取緩進辦法。先在船中略住。結交當地漁民。乘機探詢村內餘房。方可向借。不宜冒昧從事。自古說人心難測。恐防背地受欺。二人談得有興。碗內的高粱酒。喝乾了重復斟上。各飲了兩碗有餘。彼此有些醉意。天民乘着酒興。俯首觀看水底。見波澄如鏡。有遊魚成隊。逐水而嬉。誦昔人石出水清魚可數之詩。忽欲撑網捕魚。渡春答稱使得。幼民弟兄五兒姊弟俱甚高興。便齊向船中取出網來。撑下溪去。五兒姊弟的船在前。一網獲到了數十條魚。幼民弟兄少些。也有二十來條。天民泊在最後。祗獲到十數條。渡春看三個網這樣張着。不甚得勢。把天民的船解去纜繩。點了一篙。衝至前面。並着五兒

的船。盈盈見了。索性把幼民弟兄的第二條船。也解了纜。開在一處。將三艘船雁齒般的排着。三個網恰巧一齊俱張在溪口。這些魚自然便容易入網。第二次的網內。大家遂俱有好幾十條。樂得稚民手舞足蹈。大呼眞好頑意。天民又要下第三網時。溪畔忽趕出好幾個漁夫。高聲喝道。你們這些船是那裏來的。敢在此溪口捕魚。天民詫道。捕魚船怎說不許捕魚。難道這條溪內的魚。便沒有人捕麼。內中一個短頸縮腮凹面凸睛的人答道。這條溪內的魚。誰好捕誰不好捕。你們怎不打聽打聽。敢來太歲頭上動土。渡春聞言叱道。我們打魚的船。除非放生河不好捕魚。山溪內決不是放生地方。怎說我們不能夠捕。這話尙沒有完。驚動了泊在溪裏的無數漁船。一條條開駛出來。船上七嘈八雜的道。你們敢到九曲溪來捕魚。眞是

吃了熊心豹膽。還不把艙內的魚。快些放入溪去。饒你們是外路來的。不知我們九曲溪規例。鬆鬆手放你們出境。若有半個不字。休要惹動了我們合村的人。莫想有甚便宜。定要拔起你們船來。用火燒掉。更須把你們重辦一下。做個榜樣。

渡春見來勢洶湧。始估量到此村所有漁民。大約是聚族而居。平時霸住這九曲溪。不許客民捕魚。成了當地土豪。乃為鄉蠻常有之事。此種人無可理喻。看來祗宜趕緊迴避。切不可誤觸凶鋒。必致眼前吃到大虧。因與天民遞個眼色。轉口說原來這個溪內。並非不許捕漁。不過禁止外人下網。我們真是初次到此。不知就裏。請勿見責。就此起網不捕也好。說着叫五兒等將網拽起。端整開船。不料這班人仍阻止着道。你們要想就走。那有這樣容易。船內已經捕起

的魚。難道由着你們載去不成。老實說九曲溪口的魚。祗許一條一條的進來。彎彎的進了口漏不出去。由着我們去捕。這是一秆得的地利。如今你們在溪口張網。把要進口的所有魚蝦。一齊捕了。大家豈能容得。還不快快放下溪去。或者拿來送給我們。渡春尚還沒有答話。已有許多人上船搶魚。因欺盈盈姊妹女流。一窩蜂各自動手。祗爲人多船小。頃刻船身滉盪不已。盈盈暗地大怒。向纖纖把星眼一斜。姊妹二人站立船唇。故意將船往左側一踏。頓卽翻下溪去。各人紛紛落水。短頸縮腮的也在其內。衆漁船遂大呼救人。慌做一堆。翻在水內的那一條船。雖然船底向天。却半沈半浮的淌出溪去。渡春知是盈盈與纖纖施的巧智。一來翻了船免得大衆再肆囉唣。二來天民船上藏有財物。可免乘機肆刦之慮。三則這班人雖是

漁戶。倘有不識水性的人在內。落水後儘夠他們受用。也可稍少出口氣兒。所以和天民雖然又癢着救人。却暗與五兒遞個眼色。各自將船搖動。隨着那條已覆的船。衝出溪去。衆漁民不暇攔阻。幷恐盈盈纖纖墮水。釀成人命重案。祇在遠遠鼓噪。並沒有人駕舟追逐。渡春見脫了重圍。心中默喜。但因離溪未遠。尙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內。索性與五兒用力搖上幾槳。足足趕了七八里路。纔在船旁拔出竹篙。向那覆轉的船底上擊了三響。盈盈姊妹在水內聽得。將上半身探出水面。各人捺住左側船沿。往下儘力一按。但聞撲刺一聲。船身卽翻了轉來。盈虎攀住船頭。纖纖攀住船尾。俱各聳身而上。水淋淋的如洛浦神妃。態度非常嬌媚。不過天氣已冷。又因入水過久。不免有些瑟縮畏寒。天民叫渡春快些停船。好使二人更衣。

渡春尚要趕路。令五兒檢出兩身衣褲。遞至盈盈船上。叫他們支上船棚。即在船上換衣。換好了一同開船。又行有十多里路。九曲溪已望不見了。方纔泊住。天民取高粱燒令盈盈姊妹禦寒。幷將船內捕得的魚。烹來下酒。自己與渡春五兒。開懷痛飲。惟嘆中國人心蠻霸。每好佔奪地盤。魚肉良善。即村民亦然如此。無怪軍閥橫行。攪得世界上無安靜之所。相顧欷歔不置。

光陰如逝水一般的快。道途卻如遙天一般的長。自九曲溪忽促驚避。另尋別路遄行之後。忽又蟾圓兩易。已屆嚴冬。風雪長途。不計復經幾百里矣。此兩月中。所過各地。天民仍無當意之處。而波心寒重。水腹冰堅。小小漁舟。不時有被凍裂之慮。渡春祗揀藏風和向陽的水道。緩緩開駛。若西北或東北風稍覺一緊。即便在淺灘停

泊。不敢再行。一日下午。道經一山。草木黃落。露出峻嶒山骨。中有峯巒層疊。無限幽深。山下有一條澗。流水潺潺。容納着山頭飛瀑。並沒有冰。舟行至此。狂飈怒號。天降大雪。初似撒鹽。繼如扯絮。渡春等眼花撩亂。再難前進。因把三條船泊入澗內。藉資躲避。不移時峯頭玉琢。水面瓊鋪。一白無涯。頓變了晶瑩世界。天民在船唇觀玩雪景。幾乎看出了神。忘却寒威料峭。華氏與幼民弟兄。平日逢到這種風雪。往往不出門庭一步。倘在家中瑟縮畏寒。如今蜷伏舟中。怎能受此奇冷。不禁身軀抖戰。齒牙振振作響。彼此坐臥不甯。幼民見澗旁有的乃是衰草落葉。何不上岸去檢拾攏來。點一個火。大家可以烤火取暖。因告知稚民五兒。熬着冷一同登岸。拔了好些枯草。拾了無數落葉。堆在一處。又向樹上折了許

多枯枝。架將起來。引火燃着。霎時紅光起處。烈燄熊熊。烘得渾身陡然溫煖。稚民在火旁歡躍。向船上衆人連連招手。天民與華氏見了。攜手上陸。渡春父女也跟了上來。圍在一處烘火。此時漫天飛雪。在火光中看了。映成朵朵榴花。實爲生平目所未覩。至於沾在衣上的雪。瞬卽溶化。不留半點水濕痕跡。尤見火力非常熾盛。不過枯枝等這些燃料。易成灰燼。究非煤炭等耐燃可比。那消半晌時光。便欲烟銷火滅。幼民急與五兒再往四下拾取。稚民在附近拔草。投入火中。忽聞呼呼的一陣聲響。以爲山下起了旋風。那知聲過處有一物冒烟突火而來。黃澄澄兩隻眼睛。有如兩面圓小鏡。徧身毛片茸茸。金黃中雜有黑色。鬚如鐵線。尾似鋼針。爪利於鈎。牙張若鋸。原來是一頭斑斕猛虎。大約在山中受了烟火薰灼。四蹄

飆舉的奔下岡來。至坡間發一聲吼。震得空谷響應。人人膽落魂飛。渡春眼快瞥見。喊了一聲阿呀。忙在草地內掣着稚民飛奔回船。並向天民等喊聲猛虎來了。大家還不快走。天民也急回身驚避。不料華氏竟嚇得寸步難移。幼民和五兒折有枯柳數枝在手。一嚇俱墮在地上。因見離船較遠。不及奔遁。不約而同的冒着雪爬上兩株大樹。在樹半祗是發抖。搖得樹上的雪。散了一地。盈盈與纖纖見華氏木立坡旁。動彈不得。想要攙扶着他。那猛虎已一躍近前。相離不及丈許。怎敢再冒險過去。盈盈急中生智。想起天民身畔帶有手鎗。大呼葛先生何不放鎗。天民被他一語提醒。始戰兢兢拔出鎗來。勉强開了一槍。偏偏沒有打中猛虎。打在山石之上。擊得火星迸迸。把那虎嚇了一跳。身子往前一躍。更與華氏相近。天民驚呼我

夫婦性命休矣。砰的又是一鎗。慌迫中依舊沒有打中。却中了一枝半枯的野樹。拍的折下地來。適墜在猛虎背上。那虎又受了一驚。發一聲嘯。把虎尾刷開枯樹。四蹄向前一縱。直奔華氏身旁。華氏站立不住。一交仆下地去。天民靈機偶觸。想起俗諺中有老虎不吃伏肉一語。急將身子也向地下一伏。臥倒在華氏左邊。希望虎若不來。二人皆可幸免。來則同膏虎吻。可算是刦數難逃。盈盈姊妹見天民如此。也俱恍然大悟。一同伏下地去。渡春自與稚民上船。即聞天民發鎗。深恐此虎勇猛。非一鎗所能結果性命。故也掣鎗在手。急欲幫助着他。無奈華氏等站在坡上。萬一不能中虎。誤傷了人。何可冒昧。因又呆住着不敢下手。今見衆人俱已伏地。分明是機會到了。急在火光中覷准虎頭。轟的一鎗。擊中猛虎左睛。子彈鑽

入腦內。那虎疼痛非凡。頓時隕倒坡心。在地翻滾。睛中鮮血直濺。濺在草地上如血雨一般。渡春又是一鎗。中虎軟腰。這纔將四蹄挺了幾挺。貼地不動。盈盈姊妹大喜。蛇行至死虎身畔窺視。見血流滿地。虎已氣息全無。但猶不敢遽信。纖纖在坡旁拾得一塊碎石。向虎投去。依然沒有響動。始高聲說虎已被阿父打死。大家休再驚慌。阿父快些上坡。救葛先生夫婦要緊。渡春聞言。一躍登坡。稚民要他帶着同去。沒有聽見。急得在船上頓足亂跳。大呼快快還我父母。

幼民與瓦兒本在樹上。聽纖纖說虎已打死。各自定了定神。睜睛向坡上一望。不先不後的奔下樹來。無暇觀看死虎。急到天民夫婦身邊。設法施救。渡春看天民尚還沒事。華氏面白如紙。手足俱僵。

祇有喉間氣息如絲。若斷若續。料係受驚過度所致。慌忙回至船上。取了一個瓦壺。一隻茶杯。一瓶啓程時備而不用的通關散。忽忽佈好跳板。攙着稚民。重復登陸。將瓦壺在澗內舀了些水。至草坡餘燼內燉沸。先把通關散交給天民。叫他抹在華氏鼻上。取了幾個噴嚏。令幼民將燉沸的水。斟了一杯。由稚民伏下地去。灌入華氏口中。始獲徐徐甦醒。低說一聲急死我也。伸手拽住天民。想要掙扎起來。如何掙扎得動。盈盈纖纖一見。疾忙俯身至地。左右相扶。纔得把他扶起。并安慰他休要驚懼。惡虎已經擊斃。我們可放膽回船。遂一步步扶下船去。天民父子陪在後面同行。渡春與五兒收拾死虎。叫盈盈在船上取了一把菜刀。磨得明晃晃的。幫同將虎宰割。剝下虎皮。斬下虎尾。擊落虎牙。挖出虎睛。把虎肉彎做百幾

十斤。一半取山草落葉。在坡間煨熟。共佐晚餐。一半將鹽醃作鹹肉。留備不時取食。剩下一副虎骨。可和虎睛售與藥肆。必得善價。虎牙亦可出售。虎皮俟風乾後留置船上。天民夫婦可以禦寒。收拾已畢。黃昏將近。風雪兀自未止。且較日間尤盛。渡春令衆人回船進膳。華氏若已體氣復原。大家早些安寢。免致夜色愈深。寒威愈甚。受耐不住。

華氏斯時臥在船內。神識已清。惟心跳不止。驚魂猶未甯定。天民在衣袋內取出所兌金葉。揭了一張。令稚民取預備充飢的桂圓。剝了三個。將肉用金葉裹好。送入華氏口中服下。與他補神壓驚。渡春等回船後煑好晚膳。連同虎肉。送至天民船上。天民取出高粱酒來。每人吃了一個既醉且飽。端整要睡。渡春側耳靜聽。山頭上的

瀑布。忽然聲響漸微。估量着因寒氣過重。泉水半被凝結住了。照着這樣的奇冷。夜深後溪中安得不冰。漁舟停在水內。豈能穩妥。好在船身甚小。不妨拔上山坡。竟在陸地過宿。以免意外之虞。因與五兒及盈盈姊妹。協力將三條船舁至坡上。揀個藏風些的所在放下。支好船棚。令天民等各自安睡。自己因此山既有猛虎。難保不再有別種惡獸。與五兒執鎗防衛。不敢貪眠。五兒到底年幼。不耐寂坐。又因多飲了酒。守不到一個更次。早已倦眼朦朧。連連打盹。渡春却振刷精神。未嘗稍少懈怠。夜半後聞有異聲起自山頂。似鴞鳴而宏。似猿啼而厲。耳中覺得從未聞過。接連十餘聲。漸近坡畔。令人毛髮森竪。心胆欲裂。急呼五兒戒備。五兒垂頭及臆。鼾聲正酣。休想一時喚得醒他。渡春大駭。眼睜睜覷着坡上。默窺究

係何物作祟。不到船邊便罷。近船時看明了賞他一鎗。無論什麽山獸。諒來不能與火器抵禦。祇要彈不虛發。必能結果他的性命。并可與此山除害。當下因凝神靜氣。不去驚動衆人。獨自手擎鎗機以待。

雪地內觀看各物。無非一望皆白。斷沒有雜色可覩。渡春注視坡邊有頃。忽見一個黑影。跳躍而來。那影似有二丈餘高。髣髴與人無異。其軀幹碩大無朋。而兩手高舉。宛如船上邊兩道風篷。搖幌無定。若是當做猩猩。應產於非洲或婆羅門一帶。別處山中絕鮮。且最大者體高僅六七尺。斷無如許身量。倘說不是猩猩。獸類中狀似人形的甚少。眞覺很爲可怪。心中正在暗詫。驀聞裂帛般一聲怪叫。此物已一躍至前。相差不及四五十步。渡春急得幾乎手戰。鎭住

神開了一鎗。似乎擊個正着。詎料這東西將身子一搖。飄飄忽忽的竟颺了開去。不過兩手忽縮。依稀掩着雙耳。返身向上而奔。渡春始悟必是山魈，乃木石之精所化。其性最畏爆竹。縱然擊他不死。却可藉此驚退着他。心上便覺頓卽一寬，擎機又是一鎗。那物果又冉冉飛馳。躲向高岡而去。這兩鎗把船上的人一齊驚醒。第一個慌急的乃是五兒。擦了一擦睡眼。定睛遙望山上。尙見有個黑人。在白雪中飛步而行。把山上的許多積雪。一團團踢下地來。大叫是什麽妖魅。轟的也發了一鎗。那物愈行愈速。霎時隱入山中。不復再見。逮天民與華氏等起身窺視。早已縱影全無。因問二人爲甚放鎗。渡春將適間所覩怪狀告知。天民也決定他是山魈。幸虧放鎗驚走。否則須有人遭其毒害。無可倖免。深感渡春防衞之恩。渡春縐眉

答道。天上如此風雪。山中又有虎有妖。看來今夜不可復睡。祗望明天風定雪霽。早離此間。但恐沿途冰塊未溶。鋒利如鋸。船身若被截擊。小之必致滲漏。大之或慮覆沈。前途眞是好險。天民歎道。我們背井離鄉。遭此諸般坎坷。俱因軍閥黷武。有家不能安居。有業不能樂就所致。思之實甚可悲。今夜合船不睡。所受痛苦尙小。明日舟行危險。眞覺前路茫茫。不知何時方能遂願。竟得僦居之所。可以永息征塵。這纔是幸福咧。華氏道。我們動身到今。已歷百有餘日。雖然志在避世。但已經過種種危難。不啻竟成了探險家。卽如今夜這種險地。恐探險家的遭遇。當也不過如此。各人正在談心。忽聞怪聲又作。吁吁宛似風篁。且若不止一聲。羣壑爲之響應。渡春在船頭按鎗起立道。大家暫緩談論。恐又有什麼怪物來了

。待我再給他一鎗。休使他行近前來。見了必然膽怯。語次鎗聲頓起。四山卽寂然無聲。天民等留神細視。一些不見什麼。以爲是驚遁的了。彼此俱暫放心。隔了不多一會。五兒狂喊坡上那裏來的小孩。祇見有三四個二尺高低的孩子。在雪地中或前或後。跳躍而來。吁吁之聲。霎時復作。渡春看得眞切。大呼快再放鎗。與五兒又是各人一鎗。那些孩子一躍離地。四散向半山幾株合抱不來的大樹。猱升而上。隱入其中。了無所覩。五兒再要向樹上放鎗。渡春因山樹甚高。萬難命中。不願空耗子彈。搖手阻止。不許他放。天民見了這些孩子上樹。認定是羣獼猴。倒也不甚介意。不過對五兒說猴子不可打他。上次因打死一猴。羣猴紛來報復。此獸甚是通靈。抑且頗知愛羣之義。渡春搖頭道。葛先生把樹上的當他是猴子

麼。我瞧决不是猴。又是一羣山魈。猴子面貌雖具人形。但行時仍四足着地。那得類人。山魈却本有大小二種。記得神異記上所載。山臊亦名山魈。身長二尺如人。巢居高樹。適纔所見各孩。正是此類。與第一次所見山魈不同。此山如是多魅。大約人跡久已罕經。乃致有此怪異。我等今日不幸。緣避風雪至此。假使手無火器。竊恐不堪設想。何能度此殘宵。生命俱岌岌可危了。華氏聞上樹的又是山魈。驚得又心房亂跳。手足如冰。天民忙慰着他道。山魈懼的乃是爆竹。我人夏歷度歲時以爆竹除舊。郎師古人驅除山魈之法。近世以之敬神。殊覺違其所用。山魈既懼爆竹。我們現有手鎗。强於爆竹百倍。大可不必慮他。你的身子剛好。休再驚出事來。雖然不能安睡。可合着眼養養神罷。有甚事有我們衆人在此。儘可[illegible]

放心。華氏點點頭不復置喙。因身上雖禁奇冷。叫稚民偎在一處取暖。夜半後雪花愈緊。坡上積至尺許。三條船俱埋在雪中。渡春恐凝結成冰。令盈盈姊妹在船旁不時掃雪。船棚上也儘力撲去。以防積重傾壓。盈盈姊妹掃至第三次時。天已昧爽。纖纖忽指東首坡上。來了一羣惡狗。這樣冰天雪地。怎的走得好快。

渡春聞說坡上有犬。默想荒山中既無村落。定乏居人。何來此物。因順着纖纖所指的方向。望將過去。果見有一羣惡狗。毛色純黃。大約五六頭左右。在雪中奔逐而來。但俱頭小喙尖。後足較短。似與常犬有別。猛然一個轉念。决定來者爲狼。乃係陰狠貪酷之獸。不可使他近身。慌與五兒說來的並不是犬。我們快些放鎗。砰砰連開了兩鎗。打死兩頭。五兒也開了一鎗。因舉手過高。擊在一株樹

上。把滿樹的雪。震得簌簌墮地。整塊的墜在羣猴面前。那些猴驚得往前一陣亂奔。渡春再要開鎗。離船已祇有二三丈路。頓聞嘷聲四起。天民等毛骨悚然。渡春急卽擲下手鎗。掣起船側竹篙。俟他來得切近。迎頭擊死一頭。第二頭從斜刺裏馳來。盈盈喊聲不好。拾起渡春所棄的手鎗。一鎗擊中猴腹。倒於船畔。尚有二猴。一被五兒鎗斃。一被纖纖把船槳擊暈了頭。渡春以鐵篙尖刺死。雪地上鮮血淋漓。頻添胭脂萬點。相映得紅白異樣分明。渡春放下竹篙。仍在盈盈手中接過手鎗。恐防尚有遺孽未盡。幸而天色已經大明。四下俱能辨物。不見再有他獸踪跡。風雪亦已漸止。現出天半曉霞。那冷氣却比晚間越是利害。眞有墮指裂膚。萬難忍受之苦。五兒因天旣大亮。議再伐樹烤火。舍此並無他法取煖。天民弟兄盈盈姊

妹俱各贊成。遂又各處去尋枯樹。折了好幾十枝。由五兒舉火。乍雪時取得的燃料。性質尙還乾燥。一燃卽便火熾。雪久了濕氣侵入。急切怎能便着。好容易在山凹內折了許多未曾沾雪的枯松。方始有了火種。慢慢的發起焰來。天民夫婦見了。也各徐步上坡。圍着一同向火。祇有渡春却取了柴刀。在雪地宰剝猳皮。乾後可以作爲被褥。非常溫煖。可惜祇有六張。船中共有八人。天民雖已有了虎皮。究還缺少一張。心中正在暗想。驀聞天民極聲叫喊。說西首山岡上又有老虎來了。我們不能在此烘火。大家快些逃命。頃刻和天民等又慌做一團。渡春急忙一個騰步。退後數尺。然後抬頭向岡上瞧看。見有一獸。蹲坐岡頭。毛片黃質黑章。比虎似乎略小。心知乃係山貓。並不是虎。但此獸長於縱跳。登山如履平地。一二丈

的高峯。不難一躍而過。下山更覺奮迅。前蹄爪尖甚銳。着樹可入木三分。若使人體被攫。萬無不受重傷之理。在山嗜食雉兎等獸。下山安保其不能食人。是宜趕速制他死命。休要被他下山。因問天民手鎗可在身旁。快些給他一鎗。天民戰兢兢握鎗在手。尙沒有放。那獸已在岡上一躍。撲至坡間。渡春自己的鎗。在船上沒有攜來。手中祗有一把菜刀。如何與之相搏。祗驚得手足無措。惟把菜刀向獸擲去。希望砍中他的面門。或者有救。詎知菜刀背重頭輕。擲出去那有把握。但聞噹的一聲。落於坡石之上。未傷那獸分毫。却把前蹄一磕。竄至渡春面前。伸爪猛撲渡春雙足。渡春急中生智。見身旁有隻死猨。提起來向獸一擋。被獸兩爪抓住。看他儘力一撕。將死猨分爲兩片。渡春回身欲遁。獸又自後撲來。在這間不容髮

的時候。五兒大呼休傷我父。向天民奪得手鎗。很命開了兩鎗。一中獸股。一中後蹄。始嗚嗚的大吼兩聲。跌下地去。祗因傷的並非要害。尙沒有死。五兒沒看清楚。奔過來拾起地上菜刀。想要砍他。那獸又把前半個身子蹲起。張口欲嚙五兒。渡春大怒。接過五兒的刀。使勁向獸頸砍下。雖不能立使獸頭落地。頸腔已斷了一半。眼見得不能復活。死於血泊之中。渡春也濺得滿臉是血。閉目不迭。盈盈纖纖遙看此獸已死。額手稱慶。急至船中取到盥具。伺候父親洗臉。華氏嚇得又欲發暈。幸由幼民弟兄扶持着他。天民却還身子如篩糠一般。直至五兒告訴他惡獸已除。方得神魂歸舍。渡春洗好了臉。與五兒將獸皮剝下。連同狠皮。一張張移入船中。獸體與六頭死狠。一齊委置坡上。由他去日久風化。坡上殘火已息。天空

紅日漸升。略覺有了暖意。瀑布聲又潺潺復作。料知冰凍得開。渡春急欲脫離惡山。與五兒等將船移入澗中。立時開駛。

澗水底下雖已解凍。面上層冰固結之處。又加上許多積雪。一時怎易溶化。渡春祇能叫五兒姊弟鑿冰而行。不過鑿碎開的冰塊。鋒利如刀。最易損壞船底。幸虧乃是山澗。水力有限。不比大河中遇到此種冰天。實是危險。然五兒等也分外小心。見有略大冰片。俱用篙槳潑開。決不令他近船。以致自黎明搖至正午。方纔得出澗口。各人困憊異常。又因一夜沒睡。未免俱有倦意。渡春當令停船。雖然離山尚近。但既出了澗口。便有山澗阻隔。料能無事。何況河冰鋒銳。此時萬不可行。故在河邊揀個向陽之處泊下。煮好午膳。飽餐一頓。各自安臥。次日天氣轉暖。渡春一早起身。令五兒等把船

獲的八張獸皮。在河濱一一漂洗血跡。漂清了晾在船頭與船棚上。使太陽曝乾。並由風力吹散腥穢。三五天後。虎皮交與天民。山貓皮交與華氏。狠皮六張。幼民兄弟各擇其一。其餘每人一張。舟中共度殘冬。倒可不費一錢。得此適用之物。足償那夜的幾番驚恐。不可謂非因禍得福。天民却把此山當做現下的中國。分明是虎狠當道。魑魅橫行。又値風雪交加。人民無處避刦。安得盡殲此種醜類。食肉寢皮。更望陽和佈化。盡掃陰霾。方爲大幸。渡春說他取譬曲當。是時共在船中飲酒。喝了一個盡醉。

水面上的日子。本來冬令最爲難度。天民因欲覓地。經行的又多是些重山複水。山風與水風刮在身上。天然更澈骨生寒。晚上雖幸各人有了一張獸皮。日間不能裹着不動。依然瑟縮難堪。更苦的是河

中一有了冰。不能張網。魚蝦等現成食物。捕取不來。略有市集的地方還好。不妨上岸去購買菜蔬。若遇了人跡罕有之處。便連鹹虀也無從覓取。幸醃着許多虎肉。得以下酒佐餐。但食口至八人。究竟不經大嚼。不消數天之後。早已吃了一個罄盡。天民想起古史上的西山薇蕨。可以療飢。采來何嘗不可煑菜。古詩上的時挑野菜和根煑。更是一個確據。堪歎遜清一班自命遺老。雖因恥食民國祿糈。居然以夷齊自比。卻一個個沒有隱遁。居恆口厭肥甘。沒嘗過山肴野簌。怎如我葛天民。今日飄然物外。正不妨以藜藿果腹。實做個世外散人。因令幼民稚民弟兄。遇到山中有野菜處。摘取上船備食。有時自己也欣然動手。五兒與盈盈纖纖。倘俱有些孩子性氣。很高興幫着去摘。祇有渡春十分謹慎。恐防有毒草夾雜。烹飪時必

令華氏以銀針試驗。倘然針上起了黑色。定卽傾棄不食。所以倒還沒有出甚岔子。且不時摘到些沒啖過的山菜。覺得味清而腴。較園蔬尤爲可口。

一日。穉民在山脚內。剷到一種東西。其葉頗似人的心臟。頂端甚尖。蔓生山邊。滿地皆是。穉民連藤帶葉。剷了好些回船。大家不知他能否烹食。姑令盈盈煮了一鍋。由華氏用銀針試得無毒。遂在船內於晚飯時互啖。覺得沒甚至味。且有藥氣。天民子細辨認。其葉與藥中的何首烏無異。瀕行時所帶書籍。內有本草一册。預備途中萬一感疾。檢查藥物之需。在小華山改乘漁艇。售賣各物。此書幸而並未售去。急忙檢他出來。細細查視。果然是何首烏無疑。當下對渡春等道。此物既是首烏。本草載一名交藤。其藤至夜乃交。

服之可交心腎。使人夜臥安甯。又言唐時有人服此。年一百三十歲。鬢髮猶黑。因名曰何首烏。實與仙藥不啻。又嘗閱諸家野乘。何首烏歷年既久。飽受日月精華。其根能幻作人形。出沒土中。遊戲三昧。人若蹤跡得之。掘視宛如初產之嬰。服之竟可長生不老。山中既有是物。安得失之交臂。我們今晚何不至山下掘取。以驗野乘所載。是否不虛。倘果信而有徵。大家俱可服藥長生。豈非如天之福。卽使野乘乃係妄言。亦可證明其僞。使後人勿爲所惑。在我等不過一舉手之勞。乃獲有此實地試驗。當亦何憚不爲。渡春聞言。一口贊成。幼民弟兄與五兒姊弟。亦俱欣言各願同往。是夕天氣溫暖。微微的起了一陣東南風。四山霧氣迷漫。不見峯巒樹木。稚民取電筒在手。便要和衆人登陸。渡春忙阻止道。山中起了夜霧。豈

可造次上去。無論不能作事。并且霧氣甚毒。最易傷人肺胃。切定不可多聞。還是在船內暫避爲宜。要去不防稍待。不去且俟明天亦可。天民與華氏亦深以爲然。遂各在船小憩。看那霧中的景象百變。一時如濃烟滿佈。天地爲昏。一時如細雨忽來。衣裳盡濕。一時曠地恍成澤國。一時野水若化平疇。如是者約越兩小時。始風定霧收。現出朦朧寒月。雖不能冰壺朗澈。已照得大地微明。適間所見幻象。俱已化爲烏有。稚民再難安耐。又促衆人上山。五兒姊弟等也意興勃勃。慫恿天民和渡春同去。留華氏與幼民守船。稚民手擎着電光筒前導。到了那個所在。向衆人指示一過。五兒等便一齊動手。因山脚下碧沈沈的徧地皆是。幾乎每株分不出來。不知掘了那一株好。幸而時已深夜。各藤虬結甚緊。一株有一株總藤。與各株

不相連屬。始得按株發掘。不多時掘了七八株。無不深入土中。自三四尺以至五六尺不等。雖一株株根莖盡露。那裏有狀似嬰孩之物。天民看了。始悔盡信書不如無書。大家空自忙碌了一場。祇能算得了一個好奇的經驗。稚民究是孩子。因掘了好半天沒有掘到什麼。心上很是不快。定要把各藤一并掘盡。方願回船。而天民明知枉費勞神。堅令大家不必再掘。且恐華氏與幼民在船上等着心焦。不如早些回去。稚民將電光筒四下一照。見另一山脚下。尙有一叢同樣的葉。也有數十來株。中有一藤。粗於兒臂。交附着的許多細藤。也依稀有指頭大小。因指與天民看道。兒瞧這一株很是異樣。其根或恐已成人形。我們何不掘開一視。休要當面錯過。若使依舊沒有什麼。回船去倘還不遲。天民聽着他話。定睛一看。果見此藤頎

大異常。其色蒼中帶紫。足見歷年較久。故此點了點頭。答稱卽以此藤爲限。掘見根若成形。乃是我們造化。否則大家一定回船。渡春也看這根藤果然有些特異。卽令五兒姊弟下手。五兒略把根邊的老葉摘去。叫盈盈與纖纖將根握住。自己俯身下地。用刀把山土掘鬆。然後帮同往上拔動。豈知不動分毫。渡春天民也來助力。依然無濟。知因入土較深之故。再由五兒將土刨開。足足刨有七尺左右。纔得竭力拔起。瞥見土中似有一物。蠕蠕而動。色較山土略黑。並非附繞藤根。乃係穴居其下。藤根拔起之後。此物因被震動。霎時有出穴之勢。稚民把電光筒照着。看得最是清晰。但不識他是甚東西。極聲大呼不好。叫大家快些放手。自己手內的電光筒。驚得拍的落下地去。幸適在摘下的叢葉之內。並沒有碎。天民聽稚民狂

喊。又見電光筒忽然墜地。眼前頓卽烏黑。一驚也甚不小。疾忙拾起電筒。撳動電筒機照視。則見此物已昂頭出土。乃是絕大的一尾秃虺蛇。身子粗於茶杯。長卻祗有三四尺光景。厥狀甚爲奇特。不由不大呼道。土內有毒蛇出穴。你們快些放手。仍把他壓入穴去。五兒等急放手不迭。那知蛇已蜿蜒而上。無從制止。幸而時在冬令。發不得威。並且秃虺乃是盲蛇。雙目不能視物。祗在土中亂竄。未嘗追逐衆人。但他的毒氣利害。天民恐致觸及。叫衆人快快奔逃。渡春也已觀看淸楚。說這是一條秃虺。留着必致傷人。待我來給他一鎗。言時掣鎗在手。覷准此蛇頭上。轟的開了一鎗、適中額內。似乎疼痛非常。蛇尾在土中亂刷一陣。山畔頓時石走沙飛。五兒等驚得幾乎不能舉步。稚民更掩面哭泣。還是渡春有些定識。索性

再發一鎗。洞穿蛇腹。蛇始直僵僵的死於土內。不復擺動。天民見毒害已除。纔與衆人略定了心。無意再看掘起的那一株藤。根上形式若何。與稚民等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幼民已在船上聞起了鎗聲。奉了華氏之命。叫他登山探視。趕緊接天民回船。於半途中相遇。無精打彩的一同邁步而返。

天民回至船上。向華氏述知一切。自怨自艾的責備着道。今晚受此驚恐。乃我一念偶差。貪得長生藥物所致。以我與世無爭之人。極應勘透石火光陰。百年一瞬。縱有奇藥。何必忘求。今因希冀長生。反而險召戕生之禍。可知貪之一字。實是誤人匪淺。此後自當立志痛戒。祗要覓得到棲遲之地。斷絕一切物欲。自由自在的以樂餘年。庶幾今夜之事。未始非得到了一個絕好教訓。否則憧憧擾擾。

此身隱。此心依然未隱。何必求什麼隔絕塵寰的所在。自己對不起自己的行爲。華氏聽了這番話。再三慰藉。並乘機說凡抱消極主義的人。固應如是。但兒輩正在青年。何可使他們虛生一世。竟成天地間的廢材。現雖適逢亂世。隨着我們遠遊。日後還須斟酌爲是。天民向幼民稚民望了一眼。良久始道。他二人生不逢時。真覺得無可如何。不過古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將來他們遠適異地。婚姻上倒極是一個難題。很爲擔着一件心事。至於青年不宜消極。我豈不知。但望世界若得承平。何嘗不可再在社會立足。幹些人生應盡之事。倘然混亂到個不堪設想。還是永遠逃名逃利的好。萬不可捲入濁世旋渦。夫婦正在談心。渡春忽在他的船上。滿面含笑。來到天民船中。說有心腹話要商議。

天民見渡春過船。急忙起身讓坐。問他有何事見教。渡春很誠懇的答道。適間葛先生與夫人談天。老朽在隔船聽得俱甚淸楚。葛先生所發議論。頗與老朽所見略同。二位令郞靑年。太平時當令出山。不太平隱居求志。宗旨誠爲的當。若說婚姻一層。將來難於擇偶。慮得固然極是。卽如老朽他日。旣與葛先生忝爲同志。所有兩個弱息。終身亦甚爲難。此心藏之已久。今日故有一言。欲向賢夫婦奉達。不知可肯容納。乞先恕我冒昧。方敢斗胆。天民暗詫他語言兀突。忙說有何金言。當面請講。愚夫婦自當靜聽。渡春囁嚅道。老朽不知自諒。意欲將兩個小女。奉配二位令郞。敬執箕帚。以了向平素願。未識蒲柳之姿。能否得偶桃李。敢請葛先生夫婦主裁。蓄果此事克諧。竊謂將來男可有室。女可有家。彼此俱免困難之感。

未卜以爲何如。天民聞渡春願以盈盈姊妹嫁給幼民弟兄。眞是兩對天生的現成佳耦。雙雙俱在眼前。旣歌桃灼之章。可卜瓜綿之慶。不禁喜出望外。一時反答不出甚話來。華氏因盈盈姊妹雖然生長舟中。然人甚端莊。貌亦昳麗。而且渡春家世。本來出自書香。得此二女爲婦。門戶頗甚相對。故向天民示個眼色。立起身來對渡春道。荷承栩翁美意。銘感肺腑。容我們與兒輩說知。少頃奉復。言時卽喚幼民弟兄過船。渡春覺得在旁不便。暫時告別。回至自己船上。也喚女兒到來。把擇婿的大意告知。又說雖然言已出口。尙未竟成事實。目下婚姻崇尙自由。爲父的也不願强主。如有意見。不妨直說。休要誤了你們終身。盈盈姊妹聆言。羞得面紅過耳。一般的低着頭並不作聲。渡春再四婉問。始同聲說了一句但憑老父。飛身

跑過自己船上而去。渡春心中暗喜。天民夫婦已經到船。覆稱適纔所談婚姻之事。愚夫婦以邇來社會習慣。婚姻不宜父母專制。故經商諸兒輩。問他們自己若何。長兒一口贊成。次兒年紀尚稚。渾然一塊天眞。他說和纖姊姊本來相好。正願長在一處。此乃良緣天定。敬請柳翁賜示。當以何物下聘。愚夫婦可以預備。擇個吉日送來。並令兒輩以子婿之禮謁見。以便改口。免在船中朝夕覿面。諸多不便。渡春呵呵笑道。老親家與親母。不願專制訂婚。故經取得令郎同意。老朽却亦同此心理。已與兩個小女說知。既然天假之緣。各人俱徵合意。儘可一言爲定。何須擇日下聘。幹着繁文縟節的事兒。二位令郎欲來謁見。爽爽快快的卽來謁見。從此改却稱呼也好。小女兩個庚帖。今晚不及書寫。明日繕奉可好。天民見他作事如

此爽利。當下在身畔取出十葉一封的兩封金葉。作爲聘禮。請渡春收納。渡春除銀洋外。身無常物。問盈盈姊妹各要了一隻頭上銀簪。作爲答聘。也請天民收下。華氏便呼幼民穉民過船。向渡春端端正正的拜了四拜。各人改呼岳父。渡春攙扶不迭。還了兩禮。說近來社會已廢跪拜。以後若逢歲時稱賀。祗須鞠躬。幼民兄弟唯唯。天民華氏又與渡春會過了親。盈盈姊妹雖然此時未便改口。見了幼民弟兄。仍以兄妹姊弟相稱。但見了天民。渡春令他們暫呼伯父。華氏暫呼伯母。俟結褵後更改正式稱謂。天民夫婦亦暫以大小姐二小姐稱之。是晚船中喜氣充溢。說說笑笑。幾於一夜未眠。次早開到一個市集。天民購得一對火腿。四十枚彩蛋。兩籃鹹魚。許多青菜。下船後烹的烹。煑的煑。取出酒來。合船飲了一個盡醉。算是喜

酒。渡春購了兩個梅紅全柬。寫了盈盈姊妹的庚帖。交與天民。自此兩家人合作一家。雖然分住在三條船上。隨時往來無忌。親熱更異平時。祇望早日覓到地方。便可早日免除風霜之苦。幼民弟兄二人。天民不令廢學。仍時以書史指授。叫他們勉力自修。渡春操舟之暇。也與盈盈姊妹講解字義。俾得到些普通學問。日後可以佐理家政。并令五兒拜天民爲師。也在船中求學。所以每逢停好了船。三條船上的讀書聲。琅琅不斷。比別舟上唱的漁歌。眞覺好聽百倍。

流光荏苒。倏又冬盡春來。天氣漸漸的和暖了。唐人詩漁舟逐水愛山春。天民等這幾天行在路上。始覺毫無所苦。且得隨處領略風景。並又可張網捕魚。沿途不愁無饌。有一天網到了一條大魚。足有

二十來斤。盈盈姊妹把他剝作魚羹。合船吃得甚是鮮美。這日恰經過一個山峽。左右兩峯高聳。中間一道溪斜。天民看他好個地勢。遂把三條船開進溪去。行不到半里多路。耳聽得水聲潺潺。出自峽內。原來有兩道瀑布。自峽頂倒流而下。匯入溪中。遠望如兩條玉龍。在那裏併力噴水。溪水遂急流向外。其勢猛不可當。船身休想開得進去。渡春一見。大呼快停。三船已在溪中震蕩不已。好容易泊近山脚。大家站在船頭。昂頭看那瀑布。俱說假此奇觀。從來沒有見過。天民與渡春商議登山。一來探視那瀑布的發源。二來觀看此山的形勝。能否爲寄居之所。渡春凝神看山坡上的草木。並沒有奇異的獸蹄鳥跡。諒來不妨上山。惟防身物不可不攜。各人帶好手鎗。從容取道而上。五兒也要同去。渡春令他拿着一根竹篙。遇到

了什麼不能鎗擊的野獸。也許用得着他。三個人渡春在前。五兒在後。天民居中。自坡間迤邐登山。繞過了一個山套。兩個山麓。覺得山勢尚還不惡。祇惜樹木甚少。也絕鮮掛壁藤蘿。並無幽秀之氣。正想不必再進。忽見麓下有個山穴。廣可數畝。黝然而深。渡春看了。甚是納罕。令五兒用竹篙探入穴去。以驗穴底若何。驀聞颼的一聲。五兒大呼阿呀。倒仆於地。

渡春不知他爲了何事。疑心被山石絆跌。急忙俯下身去。想要攙他起來。誰料天民又狂叫一聲。也即蹲下地去。始知山洞內必出了什麼岔子。慌向身畔掏出手鎗。不管他三七二十一。覰進洞內。開了一鎗。耳聞颼颼颼接連幾響。髣髴有人在那裏放箭。不覺大吃一驚。定睛向四下觀看。祇見山石上有兩頭俱尖。中間筆管粗細。足有

一尺來長。箭鏃一般的東西。射了一地。有一枝在自己褲脚之上。幾乎透入肉去。回看天民與五兒二人。正着了這個道兒。天民乃在腿上。五兒傷了足脛。雖然並不致命。却頗疼痛難禁。並有鮮血流出。渡春認明這是豪豬所放。此穴定爲豪豬窟宅。不止一頭。但豪豬渾身是箭。記得漢書南詔傳上。載其能激豪射人。今日果然眼見。縱然並非惡獸。不過若要除他。非手鎗所能打擊。因爲箭滑不能受彈。一定打不進去。若用竹篙刺他。更是無濟。惟有一個法兒。或能捕得到他。現在二人既中箭受傷。先須拔箭療治。且莫驚動洞內羣豬。因將二人所中的箭。用力拔出。倉卒中那裏有金創藥。祇好拔些山草拭去血污。恐防再有不測。令五兒將竹篙棄下。忍痛回船。天民艱於步履。用手扶持着他。緩緩而歸。天民也知豪豬一名

箭豬。山海經謂之豪彘。本能發箭傷人。但此獸向產廣西及非洲等處。不圖此山亦有是物。渡春也覺甚是詫異。五兒必欲把他捕滅。以報一箭之仇。渡春答稱正當除去此害。自有捕他之法。當下令盈盈姊妹快拿魚網登陸。盈盈問要魚網何用。渡春說去搜捕豪豬。纖纖笑道。魚網想來祗能捕魚。怎可以捕得野獸。渡春道。你不知道。豪豬渾身是箭。刀械不能砍斫。鎗彈亦打不得他。祗有張網洞口。使他自己投入。包管能捕滅盡淨。不信可試上一試。且看是否有驗。幼民聞魚網可以捕獸。甚是奇怪。定欲同去觀看。稚民也要前去。渡春答應他們。但不許走近洞口。祗宜在遠處觀望。以防有箭射出。遂叫盈盈纖纖取好了網。自己與五兒在前領路。一行人重復上山。到了洞口站住。渡春戒衆人不可聲張。祗令盈盈纖纖將網展

開。平鋪洞口。把身子伏在洞旁。用力拽住網繩。若使有物入網。卽便拽緊着他。五兒也伏下地去。仍用竹篙向洞內搗動。使他們一齊放箭。放完了儘力再搗。諒必安居不住。定然要竄出外。紛紛投至網中。一着網便脫不得身。何愁捕不到他。當衆部署已畢。盈盈姊妹將網張好。五兒卽把所棄竹篙拿在手中。納入洞內。一陣亂搗。依然有無數箭兒射出外來。此番大家防備着他。各自留心躲避。一枝沒有射及。五兒眼看着再不放了。又用竹篙搗動。果然那些豪豬。一頭頭受了驚恐。彼此向外奔竄。鑽入網中。盈盈纖纖用力把網一收。各豬俱被收住。休想逃得出去。一網竟捕到了七八頭。皆有兔子一般大小。頭齒也與兔子略同。身上尚有未放的箭。密排着如刺蝟的渾身是刺無異。

幼民等因從來沒有見過此種動物。爭相觀看。渡春恐怕再要放箭。急把魚網的四角提起。打了一個總結。與五兒將竹篙穿入結內。當做槓棒。扛將起來。拔步離開洞口。想把他們放入水中。那些豪豬被網之初。受了束縛。驚得不敢作威。及至行到半途。又陸續發起箭來。幾將魚網射得七穿八洞。幸虧那竹篙很長。渡春與五兒離網較遠。俱沒有射到身上。一齊落在途中。幼民弟兄和盈盈姊妹。沿途拾取。作為玩物。甚覺得光滑可愛。後來既至水濱。渡春扛的前肩。將竹篙向水內一卸。但聽撲通一聲。連網連豬。墮入水內。尚有幾枝箭從水底透起。直至數分鐘後。那些豪豬俱已死了。始撈回魚網。解開總結。棄去死豬。將網與竹篙取回船中。天民看網已破裂。將來不能捕魚。華氏說不妨修補。依舊可用。五兒慮洞裏頭尚

有遺孽。未必能一網打盡。意欲再去搜捕一下。除惡務盡。渡春亦深以爲然。惟因天巳薄暮。不便復往。須待明日再作區處。遂即泊舟過宿。當晚衆人無事。睡得甚早。那知夜半後忽然刮了一陣大西北風。天氣驟然復冷。黎明時層冰互結。溪水不流。渡春因爲出自意外。沒有預防。致把三條船凍住溪中。次晨各人起來。羣呼春天有此奇寒。眞乃咄咄怪事。渡春令五兒姊妹快些敲冰。莫使船身凍裂。大是可慮。五兒等將竹篙鑿入冰去。不料竟凍得鐵桶相似。休想鑿得開他。彼此相顧色駭。

渡春在船中跺足道。這樣小小的漁舟。怎能夠禁得惡凍。此事如何是好。天民與華氏也皺眉道。船身被冰凍住。萬一竟遭毀裂。大家何處存身。必須想個法兒。快快出險纔是。五兒將竹篙向冰上奮擊

道。葛老伯。你瞧凍得如此堅實。有甚法兒可想。除非天見憐有太陽出來。曬暖了始可有救。否則眞是危險萬分。但看今日這種天氣。不下雨已算好了。那裏能立刻放晴。渡春低着頭籌思有頃。從冰上步至岸灘。又端詳了一刻兒。招手令五兒登陸。在山脚下亂石裏頭。尋到一塊裂縫很深的大石。用鐵篙尖儘力鑿開。足有百十來斤。兩個人抬將起來。照准溪心。奮力擲下。猛聽得砉然一聲。陷入冰去。四邊微微濺起一陣水花。渡春與五兒下溪。將大石移開。已擊成了一個冰穴。有了下手之處。遂用大石再由穴口猛擊。恍如迎刃而解。分裂有四五尺寬。渡春連稱好了好了。就從這分裂處將篙尖鑿下。鑿一處裂開一處。不一時把船畔的冰。鑿開左面一邊。二人已鑿得手臂痠痲。略略喘息一會。動手又鑿右面。竟幸一齊解凍

。三條船已俱能活動。不過未鑿處滿溪皆冰。依然駛不開去。天民見船旁的水。既幸擊開。諒可無事。心頭略覺一鬆。那曉自己的這條船。艙中竟忽冒起水來。汩汩的淹個不住。分明船底已被冰損。祇驚得目瞪口呆。雖然渡春備有油灰。途中防着修補滲漏之用。無如受損太鉅。怎能粘補得來。眼看着漸漸的滿船是水。差不多要沉將下去。

渡春見天民的船。竟已冰損。不能乘坐。大呼他夫婦快些過船。并令盈盈姊妹搬取船內物件。向自己船上安放。天民無奈。祇得與華氏同至渡春船中。懊喪不已。三條船上的人。如今祇剩了兩條船。白天還可擠挨。晚間如何住宿。極是一件難事。大家俱覺無可設法。祇能天民一家人住了一條。渡春一家人合住一條。恰巧俱是四人

。無奈漁舟很小。人人蜷曲不堪。真覺異常艱苦。但是事已如此。祇好權過幾天。再圖另買漁舟。庶可復期舒適。然而天下事往往不可逆料。天民自秋間八月啓程。在船上過了四個多月。行了千餘里路途。幾謂浮家泛宅。不知何時可卜安居。誰曉他的棲隱之所。眼前已經覓到。漁舟卽不凍裂。亦已將成無用。不過他自己尙還未知。就是渡春也一些不覺。因爲這個所在。便在昨天網捕豪豬的山洞之內。那山洞深不可測。五兒把竹篙搗了一下。豪豬卽發箭亂射。大家不敢進內窺探。後將豪豬網住。天光又已晚了。渡春恐醜類未盡殲滅。主張次日復去搜捕。可巧天忽嚴寒。把天民的坐船凍裂。是日不能開行。忙着叫天民徙避。慌亂了好半天兒。後來各人團坐船中。無所事事。渡春令五兒取了天民徙過船來的魚網。自己拿了

竹篙。仍呼盈盈纖纖一同上山。到洞口去作掃穴之舉。天民兀坐無聊。腿創已經痊愈。行步如常。故願隨同前去。藉以稍解悶懷。到了洞口之後。渡春把竹篙納入。搗動良久。毫無聲息。估量各豬俱已逮捕。無復孑遺。惟念山洞如許寬大。安見豪豬之外。別無他物。且不知究竟洞中通行與否。因問天民電光筒可曾帶來。想入洞去探個詳細。

天民道。電光筒現在身畔。老親家想起此物。可是要入洞探險去麼。我看此山樹木蕭疏。水源也不甚澄澈。並不是什麼形勝之地。不去也罷。渡春道。天下山洞。若是不能通行則已。倘能通行。往往別開蹊徑。令人不可思議。如普陀之潮音洞。相傳可通九幽。浙西某山有洞。相傳可達福建之類。雖屬讕言八九。然而天地之大。竊

恐無奇不有。我們既志在覓地。何妨姑至洞中一窺。若然有徑可通。儘可一探幽險。不過山洞陰濕。瘴癘必多。啓程購備的辟瘴藥物。身旁現在攜着沒有。倒是一個極要問題。天民向懷中一摸。藥物現亦帶着。連塞鼻子的艾葉也有。渡春道那便好了。我們可撤開了網。入洞去罷。便令盈盈纖纖將網撤去。叫他們先自回船。祗留五兒隨着。拿電光筒在前開道。自己取竹篙試探洞中深淺。天民叫他掣鎗在手。防有毒蛇惡獸當路。三人計議既定。移步進洞。五兒依言按住電紐。取道先行。但見洞中山石犖确。頗難步履。約行百步以後。洞身漸覺狹小。幾似不可復進。渡春把竹篙點步。依然了無障礙。知道並非洞底。叫五兒緩緩而行。又約百十來步。祗容一人側身而過。宛如置身複壁之中。空氣既窒。瘴氣上蒸。天民有些不

能承受。意欲回船。渡春令取出藥來。服了一些。養了會神。重復前進。約行有兩個鐘點。依舊能進得進去。但因電石將次告罄。又恐華氏等在船盼望。商議明日再來察探。折轉身款步而回。途中共詫這一個洞。不信有若是之深。且幸一些沒見毒物。原來無甚危險。明日必須一早便至。各人多帶乾糧。共盡一日之長。以窮其異。回船後故與華氏等衆人說知。並令將所備電石檢出。以便應用。次日天民黎明即起。令幼民也一同前去。替衆人攜帶乾粮。五兒因第二次已是熟路。按住電光筒直前巡進。不再遲疑。渡春雖仍執着竹篙。也不復隨處搗探。祗備行過了昨日所經之地。再行注意。那知走沒有一半多路。耳聽山石上簌簌作響。恍如風吹敗葉。却又洞內無風。更那裏有甚敗葉飛至。渡春心上大疑。慌叫五兒慢走

把電筒來照個子細。祗見有四五條蜈蚣。最大的竟有尺許來長。小的也有六七寸左右。都緣着石壁而行。是處地已甚窄。若用竹篙去擊。篙長不能施展。若使開放手鎗。割鷄焉用牛刀。恰巧幼民攜着枝船槳防身。槳上拴着個乾糧包裹。渡春夾手抽過槳來。用力拍的一槳。把最大的那條擊死。其餘俱想竄入石罅內去。疾忙接連幾槳。沒有一條得活。祗一條逃至地上。被五兒一腳踹死。天民詡道。節候未過驚蟄。那裏來這許多蜈蚣。我們沒有被他螫及。眞是幸事。渡春道。深山幽壑。實生毒物。不能依着節候出現。究因節候未至。其行濡滯。故得一一殪除。正與上次禿虺無異。可知春深之後。山行實甚冒險。我們欲圖覓地。此際最爲適宜。倘再稽遲下去。便很覺不容易了。天民聆言。點頭稱是。見槳上黏着許多蜈蚣的遺

足。尙在蠕蠕欲動。令幼民向石上刮去。可惜沒有水來洗滌。乾糧包不能再拴。祗好另取。以防沾染毒氣。幼民依言收拾已畢。重復進行。渡春不敢大意。一路子細瞧着兩峽。深恐再有什麼不測。五兒也緊緊按着電筒。發得電光格外明亮。導着天民等魚貫而入。看看又到了絕窄地方。渡春側着身前行一步。把竹篙先向裏面探刺。行一程察視一程。大家走得緩而又緩。也不知跑了多少時刻。多少道里。這條山峽仍沒有完。肚中却人人覺得飢了。天民令衆人暫止。胡亂吃了一些乾糧。說這一條山弄。宛如黑暗世界。不曉得跑到那裏。方纔得見天日。萬一臨了兒是個絕壁。跑不進去。豈不枉費了許多脚步。空勞跋涉一場。五兒道。這山洞眞好作怪。我們自從黎明進來。此刻想已日中到了。怎麼奔了無數的路。烏黑的還是與

初進來時一樣。祗愈走愈窄了些。若使再窄下去。不要說人不能行。就是鳥也飛不進了。那便竟然是條絕路。我們何必熬着辛苦。大家不如回去了罷。渡春搖頭道。凡事是最忌半途中止。我們不到洞中探險則已。既然同來探險。祗要有路可入。那有灰心圖退的道理。譬如學生求學。正宜得步進步。方可豁然貫通。豈容畏難苟安。以致自絕進取。現在這個山洞。我們既奔馳了半日之久。通不通正應求他一個貫澈。何可模棱回去。大家反覺多此一行。言罷叫他按住電筒。鼓勇再進。自己仍播動竹篙探路。又走了好一會兒。忽然一篙刺將進去。似乎被物嚙住。竟致拔不出來。未免猛吃一驚。慌叫五兒把電筒照看。又有什麼東西作祟。

五兒戰兢兢按准電筒。向着裏面照去。口中叫了一聲阿呀。但見進

來的那條山峽。至此便合而爲一。不能再通。渡春向裏面刺的一篙。恰刺在兩峽互幷的山縫之內。被山石把篙上的挽鈎套住。以致拔不出他。並沒有甚作祟東西。天民瞧見路不通行。十分懊喪。幼民也甚怏怏。渡春在電光中向山縫看淸楚了。微喟一聲。把挽鈎往石隙一褪。卽便褪出外來。那是他駕船時在駁岸中常有的事。絕不爲難。惟因山峽既合。眼見無路可通。將竹篙向地下一擲。對天民道。早知如此。眞個是何必如此。世言造化弄人。不圖山靈也會弄人。赚我們跑了無數寃路。這却是那裏說起。天民垂頭喪氣的道。不通行大家祗好回去。明天溪內倘能解凍。開船離却此山。再作區處。最要緊的是三條船壞了一條。很不方便。一時覓不到甚地點。那是性急不來的事。祗能且自由他。語次便叫五兒導領回去。五兒答

應一聲。回轉身將電筒一幌。幼民忽舉手向左側的山峽一指道。右側固已沒路。左側似乎尙有一條仄徑。何不大家看個明白。渡春一聽。翹首望去。果見左邊隱隱有一條絕狹的路。原是從洞口至此轉了一個方向。以前步步皆趨西北。此刻須往東南。並非不能復入。不禁喜出望外。令五兒把電筒細細一照。這條路好像甚是曲折。與先前的逕直不同。乃彎彎的一條羊腸小徑。因把竹篙搗將進去。並無障礙。遂又放胆與衆人前進。

這一次經過的地點。窄小雖是一樣。脚下却平坦多了。每逢轉一個灣。必有一些亮光。似乎從山隙透入。却又覓不到他隙處。及至轉了八九個灣。始又變成直徑。微微露出一線天光來。昂頭向上面看時。乃從數百仞山嶺射下。因此不甚明瞭。久覘了更似有似無。目

光爲之生眩。天民一路走一路默想。既有了一線光明。這條路便有了一線希望。再走去決不是斷崖絕壁。或者竟異境天開。不負了奔馳一場。渡春也是一般的想。覺得愈走愈是有興。好似到了引人入勝的境界。誰也不願意不走進去。但足足行到申牌時分。那一線天依然窄如一線。且漸漸的黑將下來。天民認做又被山石障蔽。蹬足懊恨。渡春知是時候晚了。山頂上陽光力弱。不能復射入地所致。心知這日又不能再進。一防黑夜遇險。一恐船上諸人擔心。不得已告知天民暫歸。俟第三日再竟前功。並先向華氏等說知。此去倘有佳境。晚間或未必回船。無須憂慮。天民深以爲然。始反身急急回歸。天已黃昏將近。華氏與盈盈等早經望眼欲穿。且俱如坐針氈。恐在洞中有甚意外。天民回船後述知一切。華氏等亦以山徑中既然

得到天光。不妨探他一個澈底。惟晚間若果不返。務須多帶寒衣。并多備乾糧電石。天民渡春唯唯。當晚因各人日間多走了路。甚是勞頓。趕速用些酒飯便臥。預備養息精神。明日務向洞中探個水落石出。

第三日拂曉。天民仍與渡春幼民五兒上道。是第三次探險了。凡人所行若係熟路。必覺較爲快捷。是日天甫過午。已到了一線天昨兒回轉的地方。此去又是沒有到過的生路。各人飽餐了一頓乾糧。渡春用前法把竹篙開道。諄囑五兒緊按電紐。發足光明。隨處留神窺視一切。突見有巨蛇擋住去路。此蛇赤質黑章。似有鱗甲。頭圓尾扁。雙眼皆紅。偃臥山徑之中。足有丈許多長。其體粗於壯夫之臂。見有人至。似經覺察。微昂其首。作噓氣狀。比上次所見禿虺。

益形可怕。因為禿虺雖毒。當時不能動彈。此蛇昂頭夭矯。倍覺凶惡異常。渡春瞥覩是條赤蟒。大呼五兒速退。五兒返身不迭。那蛇已竄起半身。高過五兒頭頂。嚇得立不住身。倒仆於地。渡春見五兒跌下。暗喜禍中得福。赤蟒倘口噴毒氣。得以伏地幸免。不比站起著劈面觸及。恐無生理。但天民父子慌做一堆。尙還沒有退避。急呼快伏下地去。自己也把身子一蹲。將竹篙覷准蛇頭。猛力奮擊。指望擊在七寸之內。受了重傷。便不足畏。誰知被蛇頭一蜷。將篙捲住。霎時把蛇身絞了半篙。這篙頓有數十斤重。拿他不住。祗好放手。砉然一聲。連蛇連篙。墜於徑內。蛇身被篙壓住。擺動蛇尾。向徑內亂刷。力大非常。渡春棄了竹篙。疾忙掣鎗在手。正想掤放。猛覺眼前一陣烏黑。不能覩物。五兒已在地上驚暈過去。手

中電筒抛於石上。鬆了電紐。頓卽無光。渡春喊聲這可怎了。立起身祗想逃命。

不意絕處逢生。這一日因天氣甚晴。山頂上射下來的日光。雖在一線天中。不能十分暢朗。却還略見光明。方纔有電筒照着。並不在意。如今沒了電筒。倒覺這一線陽光。很有效用。尙能憑着他與惡蟒猛鬥。不至於束手待斃。渡春因鎭住了神。向着徑內開了一鎗。並呼天民也快放鎗。可從低處打去。此蟒與竹篙俱在地下。天民驚得雙手發顫。連手鎗都握不住了。休想能放。幼民頗尙胆壯。取過鎗砰砰砰連開三響。渡春又接着一鎗。一共發出五顆鎗珠。三顆適中蛇腹。一顆打了個空。尙有一顆。擊在山石之上。墮下一塊拳石。剛中蛇首。砸得腦殼破裂而死。祗有蛇尾尙刷個不住。沒有死絕

。渡春開鎗之後。摸索得電光筒。按准電紐一照。瞧見此蟒頭碎腹穿。徧體是血。知道蛇尾未死。乃由蛇性陰狠所致。必須擊爛他方無後慮。否則儘有毒蛇化爲兩截。一死一生。爲害甚鉅。但要擊爛他沒有沈重東西在手。如何方可。忽想到蛇身最怕倒提。一倒提骨節俱鬆。不能爲厲。何況此蟒上截已死。下截何必怕他。故卽大着胆搶進一步。左手按住電筒。右手挽住蛇尾。用力往上一提。這纔把蛇身脫了竹篙。狠命向地上一摔。隨手拿起篙來。先將鐵篙頭向蛇尾猛刺幾下。刺得他不能復動。然後把電筒交與幼民照着。自己雙手舉起竹篙。將毒蟒擊了一個稀爛。連腹中所受的鎗珠。也俱擊了出來。天民始驚魂得定。說了一聲好險。叫他不必再擊。且看五兒怎樣。莫要中了毒氣。以致如此。渡春道。赤蟒安得無毒。幸他

早經仆地。鼻間且又塞着艾葉。諒來並未觸及。當係驚極致暈。我們可喚他醒來。遂伏下身子去連連叫喚。五兒果悠悠甦醒。問毒蛇怎麼樣了。可曾把他打死。幼民向地下一指道。這便是毒物下場。五兒大喜。立刻便跳起身來。向天民接過電筒。看了一個子細。對渡春道。爹爹今日除此毒害。其功非淺。天民也說他造福無窮。渡春恐竹篙被赤蟒盤過。不免有毒。難以再持。入山去少了一件利器。甚是不便。幼民說器物上要銷滅毒氣。若非用水洗滌。必是用火焚薰。山徑中無處覓水。火却敲石不難取得。祇恨沒有柴草。不能燃燒。渡春點頭道。火力可以滅毒。此話不錯。柴草雖徑中沒有。峽上邊掛下來的枯藤。自見一線天光之後。假覺眼前每有此物。我們何不尋些到來。將竹篙薰灼一過。攜取入山。須知手中沒有了他

。簡直不能開路。大家不敢走將進去。五兒道。枯藤果然兩峽很多。無奈懸得很高。那裏能採得到他。天民道。這倒有個法兒。祇要揀略低些的。一人靠峽站住。一人踏在他的肩上。卽便伸手採得到了。好在不必過多。或者有處擷取。不過艱難一些。渡春道。倘使踏肩而上。果能擷得到他。這也並不好算難事。我們竟是這樣辦去。祇消兩三束已經夠了。遂把電光筒向兩峽上照看一會。見有一簇藤恰巧垂得很低。卽由自己靠峽站定。令五兒踏上肩去擷取。五兒依言。騰身而上。伸手攀到一枝。儘力往下一擷。以爲摧朽拉枯。乃是極易的事。豈知此藤下面雖槁。上面尙頗蒼翠。藤性最是堅韌。怎能急切擷得斷他。費了多少氣力。方把下半截扭斷下來。身子往側一磕。幾乎從肩上跌下。幸而抓住旁邊的一枝活藤。纔得勉強

站住。渡春換過一個地方。始經拉到一束。無奈倘嫌太少。沒甚火力。覷准一枝大藤。重又用力去摘。不料藤上有個蜂巢。那些蜂不驚動他。一齊伏在巢內。一個都沒有見。驚動了紛紛飛出外來。俱是鐵嘴蝴蜂。向五兒夾頭夾面亂螫。五兒喊聲不好。疾忙放手。鐵蝴蜂已千百成羣。擁護着一個飛蛾大小的蜂王。列隊而下。山徑內頓時皆是。五兒慌忙一躍下肩。想要躲避。那裏避得來遲許多。天民父子見了。也各抱頭亂竄。渡春急中生智。忙把手鎗卸下子彈。將鎗殼擊石取火。把先前摘到的藤燃燒起來。蟲類怕的最是煙火。枯藤一經燒着。立即有煙冒出。有火上炎。山徑十分窄小。衆蜂便存身不住。由蜂王領着。冒煙突火而逃。依舊向峽上飛去。然渡春卸鎗擊火之時。頭上臉上。已經被螫多處。霎時紅腫作痛。五兒螫

的乃是兩手。天民父子幸把衣服遮住頭面。雙手也縮在衣中。得免螫及。但想小小飛蟲。合了羣竟有如此聲勢。實覺令人可畏。渡春因火已燃着。叫五兒拿起竹篙。向火上薰灼。連鐵篙頭也都薰過。把毒氣銷滅盡淨。

逮至煙消火滅。天民恐鐵蝴蜂又要成羣飛下。立催渡春速行。渡春不敢懈怠。向五兒接過竹篙。叫他仍按住電筒引導。取道再進。地下死蟒。無從收拾。預備下次再至。帶些柴草前來燒燬。免得日後留下遺毒。爲害無窮。天民等一路走一路留心細視。見這一條徑內。隨處俱是禽骸獸骨。整齊成副的也有。殘缺不全的也有。內中以雉兎尤多。大約俱被毒蟒所斃。後來竟有許多人骨。身上非無衣服。俱已化爲灰燼。并有兩三枝朽爛手杖。一枝銹壞獵鎗在旁。估量

必是先前也曾有人探險到此。中了蟒毒。死於非命。此蟒造孽實深。天遣今日滅却。爲山中除了大患。倒覺心內非常暢快。但爲先前那些探險的人悲傷不置。現時無處掩埋。祗好俟緩日探明地勢。倘得出了這山徑之後。並無險阻。且有世外林泉。自當擇地安葬。以妥泉下幽靈。行行又有數里之遙。天漸向暮。這一線天却漸見闊大。仰首看將上去。似已有二三尺寬。照得出天際晚霞。殷紅絢彩。山徑也漸見開拓。勉强可容二人并行。天民連稱有興。此去定有大路可通。渡春却因天黑後無處棲止。甚覺躊躇滿志。幼民與五兒年少好奇。以爲既然無處住宿。何妨放胆夜行。若能這一線天再大一倍。怕不有星月之光下照。我們何慮不能步履。並連電光筒也無須再用。大可多走幾程。然後再定行止。天民聞二人俱想夜行。甚爲

首肯。祇有渡春猶預不決。未敢冒險。天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到此三次探險。在這一線天中。確已經過許多險境。皆幸隨處轉危爲安。如今一線天已漸見寬廣。或者此去得入坦途。雖在晚間。祇要有了星月之光。比着白晝在烏黑的山峽裏頭。猶爲此愈於彼。老親翁何必遲疑。何况不進則退。此刻若要回船。亦非夜行不可。親翁應請見機而行。渡春被他如此一說。倒覺得進又不是。退又不是。竟處於兩難地位。後來昂着頭向峯頂觀望。果見有疏星數點。從殘霞內透露出來。映在地上。約略有光。默計此時適在正月中旬。少焉卽當月出。有了月由峽內若能照及。夜行未始不能辨物。無非當格外謹愼些兒。始勉强點頭應允。叫五兒依舊接住着電光筒前行。從薄暮走到黃昏以後。這山峽竟豁然開朗。變成了一片

平陽。中天的一輪皓月。照在地上。無微不顯。得覩斯處乃在山外。好一方幽曠之地。不知有幾十萬頃。四野俱是合抱不來的古樹。綠陰蓊翳。在月光下分外清幽。徧地並多不知名的野花。淺白深紅。繽紛可愛。天民等到了此處。不覺人人大詫起來。說世界上那有這種廣田自荒的地方。非但無人耕種。幷且也無人居住。天民等因行得乏了。且已腹中餒甚。在一株大樹下席地而坐。取出乾糧果腹。共歎這方地的荒廢可惜。奈何無人到此開墾。倒是絕好的一個殖民之處。

渡春道。中國本來地大物博。沒有開墾的地方。像西北一帶甚多。此處因有了一線天的那條山峽。致把門戶封鎖。自然沒人敢到。無怪更墾植不來了。天民道。你說此處被山峽所阻。無人敢至。我說

山峽雖然險惡。究竟還是因毒蟒當路。把要想進來的人毒死。所以荒蕪至今。但看峽內的那些死屍。便可想而知。方今中國軍閥當道。與毒蟒無異。可憐把絕好的承平世界。擾亂得不可收拾。看了這一方荒地。眞令人動無窮的感慨哩。幼民道。我們因中國一時不得太平。故此歷盡千艱萬苦。想要覓個地方隱避。不願再與濁世相溷。現下既有這個所在。可能就此暫息勞塵。不必再尋別處了麼。天民蹙額道。若論此地可以墾種。我們不妨住在這裏。日後不愁無米無蔬。可奈這樣一片曠地。絕無巖壑棲身。大是一件難事。我們再須探訪。離此一二十里之內。可有什麼藏身之所。那纔能取決得來呢。渡春道。非但必須有個藏身之所。方能度得歲月。還有斷斷不可少的。我們每日必需飲料。不知此間可有水源。卽算水源有了。

若像一線天那般山脈。萬一竟是毒泉。無論不能取飲。連灌田也沒有用處。田禾必致毒死。豈不很是可慮。衆人剛在娓娓而談。把攜帶來的乾糧。吃了一個半飽。身旁猛聽吼聲大作。恍似有千軍萬馬。奔突而來。不禁大家嚇得在地上紛紛立起。面如土色。

五兒聽了這個異聲。把電光筒緊緊按住。向着四處張望。一些不見什麼東西。其實此時月光如畫。在這樣曠野之處。縱沒有電筒發光。眼前也覺十分明白。除了樹影婆娑。野花披拂之外。那裏有甚跡象可觀。因站住着祇是發呆。天民聽這個聲浪。似乎起了一陣怒濤。疑心近處有松。但此刻又沒甚大風。何以驟然間響得如此。到底渡春操舟半世。久歷江湖。初時雖也吃了一驚。後來細細一聽。便叫衆人不必疑懼。此是大江或大海內的潮聲。諒來左近必有水道。

現在時將夜午。夜潮捲地而來。以致有此奇響。雖然並非秋令。聲勢未必威猛。但在荒郊夜靜之候。應有此奔騰澎湃之音。不信我們可去看來。倘果近方有了水道。那倒是再好沒有。說着便順了這發聲之處。和天民等向前走去。約行數里之遙。果見白茫茫一望無涯。月光下駭浪翻銀。潮來正盛。却瞧不出是江是海。因爲一無船隻往來。惟幼民與五兒竭盡了目力望去。似乎遠遠有條岸脚。可決其爲大江無疑。天民渡春上了年紀。視力已減。看不甚楚。衆人駐着足凝眺多時。覺得有些夜寒。苦無藏風休息之所。還是奔波着可使血脈流動。身上略溫。渡春因不管南北東西。同天民等囘轉身信步而行。想揀個森林內略息。有樹蔭略可障露。樹根略可禦風。恰喜沿隄去俱是森林。一處處綠陰如幄。接葉交柯。竟把風露擋去不少

。比在水邊暖和數倍。

衆人入了森林之後。休憩得不多一會。重又乘着月色。一路進行。看看森林將盡。瞥見迎面一山兀立。宛如天外飛來。此山高聳層霄。共有三十多個峯頭。周圍三百餘里。其實早應目覩。祇因被林木蔽着。大家又沒有抬起頭來察望。以致一見了反道異驚奇。渡春第一個走至山脚。察視可有上山的路徑。那知此間乃是山後。千仞高的俱是峭壁。休想能走得上去。但看山上邊岡陵幽秀。花木扶疏。對之實令人心曠神怡。有說不出的許多愉快。第二個走到便是天民。向山脚畔端詳了許久。說這樣的一座好山。怎麼連樵徑也沒有一條。難道山上竟沒人到過。這時候幼民和五兒也俱來了。同說此處好一座山。我們必須上去。不知從那處可行。渡春道。山却果然是

座好山。祇惜沒有路上去不來。大家可快尋找路去。五兒凝着神想了一想道。要尋上山的路。我倒有個法兒。可到大樹頂上去瞧。但不知夜間可能瞧得出來。渡春道。今夜月光甚明。瞧得出也未可知。你高樹上可以爬得上麼。五兒道。爬是向來沒有爬過。不妨且試上一試。言畢把電光筒交與幼民拿了。奔至一棵最高的大榆樹下。雙手抱定樹根。猱升而上。攀到了一個樹枝。將兩足向上一翻。翻上枝去。天民等看他甚是便捷。連翻了六七個樹枝。已經將到樹頂。驀聞大叫一聲。幾乎跌下樹來。驚得衆人心胆欲裂。說時遲。當時快。天民等見樹頂上突然有一物出現。身生雙翼。偏體毛片皆青。大小與仙鶴相等。鏘鏘的向空鳴了三聲。其音清越以長。樹上又有一頭。從五兒的脅下飛出。也是引吭高鳴。與先前的

那頭聚在一處。相對盤旋不已。五兒在樹上沒有防備。不知是何怪異。致把他嚇得狂叫起來。身子如篩糠般的站立不穩。後看飛出來的是兩隻大鳥。纔勉强把心神鎭定。用足將樹枝竭力鈎住。但不敢再到上面去了。就在此處把眼睛擦了幾擦。向四山子細觀望。祇見此山峯巒層疊。隱隱似乎俱有房屋。不過皆在遠處。看不甚清。前面更被高峯擋住。瞧不出來。至於何處上山。月光雖甚明亮。究竟無從窺測。但想既有房屋。斷乎並無路徑之理。無非近處不能上去。必須繞道方可。看似東南角房屋較密。當沿着山脚向東南而行。不怕沒有路走。胸中有了成竹。便徐徐的囘身下樹。將情形細細告知。天民聞說山上竟有房屋。眞似失意人忽然逢到了極得意的事情。祇喜得眉飛色舞。舉手指着那空中兩隻大鳥說道。你方纔在樹上

爲了此鳥。吃驚不小。我們也未嘗不替你擔心。後在月光下我識得這一對乃是靑鸞。爲文禽中罕見之鳥。知你必無危險。心上始安。何况山中既有文禽。山脈必然靈秀。祇等你下來問個詳細。端整大家上山。如今你既說必須向東南而行。我們可快些向東南走去。渡春沈吟有頃。對五兒道。我們此刻的地位。在於北面。沿山沒有路徑。算他乃是後山。若向東南而行。便繞到前山去了。你說前山被高峯所阻。沒看淸楚。怎樣能冒昧去呢。五兒道。前山雖然看不淸他。但看東西兩面。似乎房屋櫛比。祇有北面是個空山。諒來北面既空。南面斷無再空之理。否則東西兩山怎能如此繁盛。幷且怎樣通人。所以兒想繞道向南。尋取此山正面。當有大路可行。不必從山腰山腹間覓甚支路。一恐傴仄不能步履。二則夜間尤覺不便。

不知阿父以爲何如。渡春聽他所言有理。方始點了點頭。與天民等一同舉步。經過了三四個山套。一路除山花野樹之外。了無所覩。惟覺空氣甚是清新。後至一巉巖之下。瞥見有無數山洞。大小深淺不一。坡間的山草內。印滿獸蹄。渡春令衆人止步道。此處必有獸窟。即在這些山洞之中。大家須要格外注意。天民立即掣出手鎗。預備擊捕。渡春仍用竹篙開路。把手鎗交給五兒防身。天民拿着船槳。隨在後邊。耳聽有呦呦之聲。發於一個大洞之內。既而稍深稍大之洞。隱隱皆有此聲。但月光照不進洞裏頭去。看不出各獸是何形狀。幼民與五兒愛他鳴聲幽靜。非惟各自不懼。且反側耳靜聽。渡春主張這些獸若並不出洞。給他個不見不聞。休去理會。
天民在坡畔聽了許久道。那些鳴的不是鹿麼。詩經上說呦呦鹿鳴。

此聲甚是相類。若使果然是鹿。我們不去驚他。諒來决不出洞傷人。非比豺狼猛獸。須要開鎗打死他呢。渡春道。道家以鹿爲仙獸。不擾他諒無傷人之事。所見誠然。但鹿生森林之中。三餘贅筆上載。鹿性機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人物侵害。似不應在山內穴居。祗恐未必是罷。天民笑道。孟子上說。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可知深山未嘗無鹿。何况鹿產森林。此山正與森林接近。安見並不是鹿。他宿在洞內。聞了外面人聲。所以驚醒夜鳴。老親翁若不信。我們不妨略俟片時。看他一個實在再行。言時祇見果有一頭牡鹿。奔出洞來。身大過於初生之犢。毛色黃中帶白。宛似梅花點點。頭上的角。歧枝纍纍。數不出他共有幾枝。五兒看了詫道。我沒有見過這樣大鹿。頭上有這許多角兒。天民

道。鹿角歧枝。可以察看他的年歲。每一年多出一枝。與要知道馬的年齡。祇消觀看馬齒一樣。齒愈多者馬年愈老。今此鹿之角。歧枝疊出。乃爲數十年老鹿無疑。想因此山人跡不到。故能如此永年。我們切莫傷他。且看他出來怎樣。後聞此鹿長鳴數聲。洞中又出來一頭牝鹿。領着各洞內的大小諸鹿。不下二十餘頭。一齊至外。見了衆人。也不驚避。向森林中覓食而去。

天民等看這些鹿如是馴良。俱說似已脫却獸性。比了一班蠻觸相爭的人。頗覺不可同日而語。此山既有文禽。又有馴獸。但得覓到途徑入山。見了居人。定卜謙讓有禮。可以詢問邦族。以及此山何名。若能幸托枝棲。大家必可安居無慮。祇此便是世外桃源。無須再謀他適。因各興高采烈。奮足前行。不覺落月西斜。晨光漸動。天

末紅霞隱隱。朝旭將升。樹頭上幽鳥齊鳴。好似笙簧迭奏。一路非常悅耳。陡聞天半有聲嘹喨。飛來數鳥。足長喙銳。羽白如雪。頂若渥丹。高掠層峯而過。五兒誤爲寒雁。說他沒有排着字兒。渡春答稱這是一羣白鶴。所謂鶴鳴九臯。聲聞於天。故與衆鳥之音不同。抑且此禽千年不倦。乃爲羽屬最健之物。營巢好在松間。今在峯頂飛鳴。大約因天寒警露所致。但峯下必有松林。或許有小鶴在巢。我們祇要記明方向。若得取道上山。不難尋到此處。逆料這個林內。定是千百年的古松。很好頑咧。五兒定睛向山上一望。的確遠地峯頭所有的樹。都像是松。而且曉風起處。約略似有濤聲。又見就在此處山脚。恰有一條八九尺寬的幽徑。分明可以上山。不禁非常欣喜。急忙告知衆人。便由此徑上去。其時曙色微透。山石已

能略辨高低。大家行了百十來步。正欲再進。眼前俱覺有物一閃。突有數百隻眼睛一般的東西。擋住去路。驚得衆人倒退不迭。天民急卽掣鎗在手。便要開放。五兒也按鎗欲發。渡春定睛一看。搖手忙止住二人道。這是孔雀開屏。很好看的。休得要用鎗打他。天民聆言。在這晨光熹微之中。凝神細視。果然見一絕大孔雀。在山徑內對着旭日開屏。那雀尾約有七八尺高。丈許開闊。把山徑一齊障住。怪不得一隻隻的祗見眼睛。原來俱是尾上彩翎。祗因天光尙未大亮。初時沒看清楚。況且想不到山徑內忽有雀屏。致令大家吃了一個虛驚。幼民聞說擋路的是頭孔雀。因爲從來沒有見過。疾忙上前觀看。五兒也急收了手鎗。站在徑旁。看得他手舞足蹈的連稱眞是好頑。約有三四分鐘光景。此孔雀將身一抖。收了彩屏。高

鳴數聲。飛向山頭。霎時不見。天民等人人瞧得俱出了神。天光此刻已經大亮。山上露出許多樹木。或高可百尺。或大過十圍。或古色斑斕。或奇形夭矯。都爲平日目所罕見。就是山內的石。有孔竅玲瓏的。有形勢兀突的。有峭如削壁的。有尖似危峯的。有纖瘦可愛的。有離奇入畫的。有臥在坡上如獸形的。有聳立峯巓如佛像的。眞覺得觀之不盡。玩之有餘。而峯巒上飛來飛去的珍禽。樹林內跑來跑去的異獸。大多是見人不畏。馴伏異常。可惜俱不知其名。天民恨讀書不多。無從引經據典的去一一指證。渡春看這座山處處特異。心中甚是納罕。五兒見了從來未覩的這些動物。孩子性發。恨不得隨手捉住他一頭。玩弄一個暢快。恰巧身畔走過一隻玉兎。足有山羊般大。徧體毛片雪白。柔軟如綿。口中

啣着一朶大紅色的山花。想要奔到山崖上去。五兒見了大喜。俯身將他一𤘽。意欲抱他起來。誰知此兎力大。看他把四足一塌。身子一扭。竟被立時掙脫。如飛向斜刺而去。五兒不捨。隨後狂追。渡春喝他休得鬧頑。奔遠了已沒有聽見。天民等以一樣是取道入山。何妨順着他一路走下去。遂也在後邊緊緊相追。衆人初上山的時候。乃從東首徑內來的。如今追這玉兎。轉了一個南向。南邊一條高嶺。上通山頂。下達大江。爲此山往來孔道。嶺旁左右俱是山田。寒菜滿畦。作深碧色。顯見必有山民耕種。沿途且多桃梅李杏一切果樹。亦有桑林。一株株疏密得宜。更見有人悉心培植。惟房屋則尚在山上。嶺畔不見一椽。五兒追逐玉兎至此。玉兎竄入菜畦之中。倏卽不見。五兒止住了步。喘息不已。天民等也已追到。問這兎

子那裏去了。五兒笑了一笑。回說想是他腹中飢餓。到菜田內吃菜去了。不見他再走出來。倒累我跑得很乏。渡春道。本來你追他則甚。孩子家以後不可如此。父子正說着話。忽覺眼前一黑。似乎當頭起了一片烏雲。將有大雨。天民詫道。好好的紅日初升。彩霞未斂。怎麼又烏雲陡起。竟要下起雨來。這座山上的天氣。眞是可怪極了。渡春昂頭向四山一望。各處俱甚天朗氣淸。幷且頭上邊的那片烏雲。又霎時到東邊去了。因大笑道。老親翁這不是雲。不知是那裏來的一隻大鳥。你看此刻不是已往東去了麼。天民大悟道。此鳥必爲大鵬。莊子上說。乃北冥鯤魚所化。此山前面一片汪洋。允宜有斯奇鳥。莊子又說。大鵬背若泰山。翼如垂天之雲。今日得見。果然是一些不錯。渡春想了一想道。我記得莊子上還有兩句。水

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說的也是大鵬。現在此鳥一瞥向東。已不知其幾千百里。不是大鵬。尚有何鳥。我們此次上山。得見許多生平未覩之物。可算得是眼界一新。並可見天地之大。眞個是無奇不有。老朽想旣入寶山。大家决無再出之理。現當趕速同上山去。尋見山民。問問他們此山何名。可有山內餘房。容人居住。那就無須踏破鐵鞋。再到別處去了。天民頻頻領首道是。遂又各人奮勇前進。渾忘一夜未眠。身子也一些不覺疲乏。行至辰牌將近。此嶺已過三分之二。隱隱始見山上房廊。俱是倚巖傍麓而建。一層層不知其數。但山民却一個也沒有遇到。

五兒在路上焦急道。山內有了這許多屋子。不應人烟如此稀少。難道住在屋內的人。大家閉門坐着。不到外面不成。天民向太陽一看

道。這諒來决不是的。我們因昨夜沒睡。天未明卽一同上山。覺得時候已不很早了。其實此刻尙祇六點多鐘。山內的人。也許皆沒有起身。且等再走一程。便不見得沒有人了。言時聽風裏頭吹到一陣笑語之聲。依稀有人下山。渡春喜道。好了好了。前面不是人來了麽。我們快些迎將上去。和他們通個款曲。但不知來的是何等樣人。天民睜眼向前邊一望道。來的好像是兩個樵夫。各人肩上俱有一條扁担。腰內俱有一柄樵斧。渡春戲道。若然眞是樵夫。我們皆是漁父。很可以漁樵問答了。待他走近之時。我來叫他一聲樵哥。看他怎樣答我。道言未畢。那二人已至面前。渡春見他們果是樵子裝束。當眞叫了一聲樵哥。且又彎了彎腰。二人向渡春看了一看。並向天民等打量一回。似乎面露驚異之色。也彎腰還了個禮。說諸位

從何處到此。乃是幾時來的。好似山中從未會過。渡春道。我們此刻纔到。乃從一線天山峽而來。二人聞言。皆咋舌道。一線天這條山峽。現在能通行了麼。怪不道諸位得到此地。否則從來沒有外人到過的地方。怎能貿然至此。豈不是怪極了麼。

天民聞二人說話離奇。也走上前將腰一彎。施了一個禮道。請問二位此山何名。何以從來沒有外人。我們初到貴地。一些不知底細。敢請指示一二。二人尙未回言。山上又來了一大羣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共十來個。手中各攜農具。或鐵鋤鐵鎬。或扁擔筐籃。像是田內做工去的。見天民等與二樵子講話。一齊驚奇不置。站定脚打了個圍。你一聲我一句的不知說些什麼。天民見來得人多。不便向他們一一施禮。祗團團作了一個總揖道。衆位請了

。我們是一線天山峽來的。剛到寶山。和衆位俱是初見。請問寶山何名。上山去還有多少路程。那些人聽了此言。公舉出一個老者答道。此山名天遯山。周圍三百六十一里。適合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山有三十三峯。應着三十三天之數。足下今要上山。不知到那一峯去。說明了我好指點。此處山中居戶。素與塵寰久隔。無論是那一峯上。俱無外人往還。屈指已約三百餘年。况一線天向不通人。足下等何以竟能至此。請先詳細告知。以釋我全山衆人之惑。否則足下在山中必無親友。上山後向那裏安住。祇恐大是難事。說罷又向天民等舉目細視。不復再言。其餘各人。也一個個肅靜無譁。等着天民的回話。

天民恐自己一個人的說話。衆人不信。知會渡春。同把在一線天鑰

擊毒蟒等事。約略述了一徧。果然衆人有些疑信參半。大家索閱手鎗。說世上現有如此利器。我們山中俱未見過。天民卽取手鎗出來。交與衆人傳觀。那老者細看一番。緺眉答道。足下等恃了此物。得斃毒蛇猛獸。來到此間。但足下等俱非近方口音。何以忽發奇想。在一線天冒這險兒。何況身畔有此凶物。今到天遯山來。足下休要見怪。山民見了。祗恐人人胆小。誰敢與足下訂交。若僅至此遊歷。瞬息便去。還可不成問題。倘欲勾留數時。恐怕是很不便罷。天民一聽此言。倒覺呆住了不能答復。渡春毅然答道。老丈此話一些不錯。我們中國自從有了鎗砲等一切火器。軍人們仗着他爭城奪地。擾得天下不寧。就是這小小手鎗。如落在凶徒手內。也仗着他無惡不作。不知鬧成了無數罪案。傷害了幾許人民。我們帶着他

出外防身。原是出於萬不得已。諸位須要鑒原。至於冒險長行。我們有個苦衷。乃因近來中國豺狠當道。軍閥政客。終歲搆兵。大好江山。幾無一片乾凈之土。我們因憤而避世。欲覓個世外桃源。以作栖身之所。故而不畏艱險。背井離鄉。有此一舉。今喜天從人願。得到寶山。我們的素志幸償。再要手鎗何用。諸位不必驚疑。山中如有隙地。許我們得借枝栖。手鎗卽當交與老丈。我們未經上山之時。曾見山下有條大江。手鎗竟請沈諸江底。以明我等並非歹人。决無仗此爲非之事。不知可使得麼。說罷便叫天民把鎗交與老者。五兒手中尚有一枝。一併當塲繳出。靜候老者答話。那老者沈吟半晌。續又問道。你們一路到此。可是祗有四人同來。或者尚有別位。天民道。在下與敝眷偕行。一家共是四人。言時舉手向幼民一

指。說這是在下的大小兒。尙有拙荊及幼兒。俱未登山。現在漁舟之內。舟泊一線天外小溪裏頭。渡春說。老朽也有家眷。乃是兩個小女。現時亦在船內未來。祗有小兒相隨到此。他身旁擕有手鎗。已經繳呈老丈的了。那老者始覺疑團漸釋。對衆人道。他們既俱帶着家眷。又願將火器交與我們銷毀。諒來別無惡意。眞爲避世而來。我們與外人隔絕已久。不圖今日有人到此。倒是一件奇事。該歡迎他或是拒他。可要一同去見山長。請他示奪。各人異口同音。俱說此事應見山長。我們不敢擅主。那老者便向天民等把手一招道。既然如此。你四位可和老拙上離垢峯。見了山長。再作區處。天民渡春聽說去見山長。認做山內有甚書院。心中甚是詫異。逮到了離垢峯。見峯前所建房廊。太牛悉係古式。並無高堂大廈。有類

書院之處。後至一個石室之內。那老者說是到了。便一同進去。有個長髯飄拂。容貌和藹。年約七八旬左右之人。端坐室中。那老者上前去很恭敬的與他招呼過了。把天民等因避世起見。由一線天上山。欲在山中覓地棲止的話。從頭至尾。述了一徧。並令天民等謁見老人。老人起身還禮。狀甚謙冲。肅天民等在石凳坐下。呼山童進茗敬客。約略問了問因何忽思避世。及一線天經過情形。天民一一答知。還問老人姓氏里居。是否生長山中。或亦由異鄉到此。老人答稱姓許。別字超塵。祖籍皖省廬州府無爲州人。明季官吏失職。闖賊及張獻忠等亂作。兵戈四起。祖上因偕戚族避刦。男女一百餘人。資購海舶三艘。飄洋遠適。中途忽遇颶風。波濤滔天。幾遭覆沒。後幸吹至此處山下。爲大江中淺沙所阻。始慶更生。海舶已

損漏不堪。無從乘坐。衆人因棄舟上山。共愛此山僻靜。爲人跡不到之處。於是披荆斬棘。僦居是間。所以三十三峯居人。無一非我無爲邦族。兒女長成。互聯姻婭。人丁漸旺。戶口日繁。迄今三百餘載。以前山這條江水。名迴波江。十分險惡。後山有一線天山峽相阻。以是素無外人得至。今君等亦因避亂到此。且亦挈帶家眷。泛舟而來。雖不由迴波江上山。却假道一線天。殲滅毒蟒等爲山中除害。此中殆由天遣。與鄙人等其事若同一轍。安有不能住居山上之理。故依鄙人之見。君等既挈眷偕來。何妨與寶眷一同上山。然後再覓棲息之地。庶幾山民皆可不疑。所有手鎗兩支。山中向無莠民。亦無猛獸鷙鳥。留之無用。正宜投入迴波江銷毀。以安衆心。不知君等與山中各戚族以爲若何。天民渡春聞言唯唯。那老者和衆

山民俱齊聲對道。山長爲一山之長。既然如此分付。自當遵命而行。葛君等果眞挈眷上山。我們尙應率衆迎迓。一來稍盡地主之誼。二來日後俱是一家。藉此可以互通情愫。屆時務請山長到場。共襄盛舉。手鎗既然無用。今日卽當投入江中。請山長派人監視。天民和渡春始知山長二字。乃與社長鄉長同一稱謂。並非書院中掌教之名。惟衆人既注意手鎗。當下卽請偕同拋棄。然後回船接眷。再行進山。許超塵以爲然。卽令老者督同到迴波江。拋入江底。天民等遂一同叩別。退出石室。下了離垢峯。一同取道到迴波江。不是原路。由老者導着。向正南上一條大嶺而行。嶺旁田疇交錯。樹木暢茂。人行其間。渾無山路崎嶇之苦。

途中天民叩問老者姓氏。老者答稱姓雲名閒。別字野鶴。種植蔬果

度日。年已七旬。少許山長二十餘歲。許山長壽近百齡。因山中無思無慮。且得四時淸明之氣。故享大年者多。男婦皆然。並不爲奇。小兒亦俱容易長成。身體異常强健。山民中有人亦細問天民。頃間所言避亂到山。不知中國近日是何時世。豈比當年闖獻之亂尤甚。以致境內不能存身。可勝浩歎。天民欷歔道。目今的中國。自從推倒滿淸以後。倏已十有餘年。在政界和軍界內辦事的人。口中俱說定須變法。要使徧中國成一個大同世界。豈知愈攪愈糟。頻年同室操戈。各處勇於私鬭。內政旣甚腐敗。外侮又乘隙而生。以致財盡民窮。地方咸有倒懸之苦。我們因此離鄉背井。決願長爲世外之人。實出萬不得已。當年闖獻之亂。我人雖未身經。但觀載籍所傳。流離實同一律。不過鎗砲炸彈等各種火器。彼時尙還未有。可知

人民所遭慘刼。今日更勝昔時。諸位遠處深山。久與外界隔絕。不受此種痛苦。眞是無上之福。因此我們要仰托庇蔭。永遠借居寶山。跳出這無邊苦海。衆人談談說說。已到了迴波江。祇見此江水勢逆流。異常洶湧。故名迴波。天民想怪不得昨夜潮來時候。吼作鉅聲。原來在那裏遏止潮流。不許從江中侵入。渡春見了此逆流之水。心中甚是納罕。雲野鶴取出帶來的兩枝手鎗。對天民道。許山長叫我監視。把他棄入江內。如今你自己棄掉他罷。但日後永永打撈不到。你們心上要痛惜麼。天民與渡春俱慨然道。既然山上承平。要此不祥之物何用。惟願拋入江內。任他石爛海枯。不再出現。倘何痛惜之有。言罷卽向江內一擲。但聽撲通通微微兩響。起了兩個小小旋渦。沈入江底而去。野鶴等俱撫掌稱好。問天民此刻可要回

一線天去。明日接眷上山。或是徘徊一日。暫息勞塵。野鴿家中。不妨下榻。許山長處。想來亦可容留。天民因恐華氏等在船苦盼。決意卽欲囘去。明日和他們一同到山。遂卽別了衆人。仍欲由原道而囘。經野鶴指點了一條沿江去的捷徑。較來時平坦好行。且又出山略近。始各拱手而別。天民等人逢喜氣。精神俱甚充足。雖然一夜沒睡。途中仍奮迅非常。未及薄暮。已進了一線天山峽。用些乾糧果腹。仍由五兒手按電筒。發光引導。如今俱是熟路。料定並無艱險。胆壯萬分。不意行至兩峽漸狹之處。五兒忽呼時値春初。地上何來螢火。恐有怪異。不敢往前。渡春說春間那得有螢。當係汝一夜未眠。眼花撩亂所致。叫他不必疑懼。天民定睛察視。果見徑內有火。作慘碧色。厥狀類螢。大爲可異。因思手鎗已經拋棄。若

再有物作祟。徒手何能抵禦。驚駭不置。

幼民年青眼銳。見了這些的火。說他在地上並不飛動。斷不是螢。未知是那裏來的鬼火。徑內忽然有這許多。天民聞說是燐。恍然悟道。我們在此出峽的時節。地上曾見死骸。這晚天氣寒燥。未見有燐。今夜南風微動。天暖而潮。屍骨爲潮氣所蒸。乃致燐火發現。此爲當然之事。我們倒可放胆前行。無須疑慮。惟是此種很可憐的骸骨。無從覓地安葬。那却如何是好。渡春道。掩骼埋胔。乃爲仁者分內之事。隔昨因急於出險。沒奈何棄置不顧。原非你我本心。現可檢拾起來。尋些藤蘿紮縛。由各人攜帶出外。擇地掩埋。一來藉妥幽靈。二來明日親母小女等上山。免得婦道家見而胆怯。就是那條毒蟒。也須用火焚化。庶幾廓淸餘孽。老親翁以爲若何。天民

道。親翁所見甚是。但此間兩旁俱是絕壁。欲覓藤蘿很難。上回由五兒踏肩割取。乃屬冒險用事。今夜豈可再行如是。渡春道。昨夜割取藤蘿。倉卒間其法甚拙。今夜當用竹篙向兩壁鈎取。定可事半功倍。且無危險之虞。老親翁可請放懷。言畢。便令五兒將電光筒照視兩壁。凡有竹篙鈎得到的枝蔓。不論是枯藤活藤。一齊鈎取下來。枯藤舉火焚燒蟒屍。活藤摘去枝葉。紮縛徑中骸骨。

這一下足有一個更次。先擇軟韌之藤。將徑內所有骸骨。逐副紮好。一共五副。天民渡春每人擕了兩副。幼民一副。五兒一手按着電筒。一手搬運枯藤。到得死蟒那邊。堆在一處。擊石取火要燒。渡春看這些枯藤。尚還不夠。放下所擕骸骨。用竹篙又向峽上摘了好多。這纔引起火來。把蟒屍燒成灰燼。燒得徑中既臭且腥。幸虧各

人帶有艾葉。俱把鼻孔塞住。得免嘔噁。惟徑內已不能存身。渡春攜起骸骨。令五兒引導速奔。衆人一口氣又行了一程。究因兩晝夜沒有睡了。巴不得早些回去。可以略事休息。看看漸出山峽。天已微明。天民揀了一個藏風沒水的山凹。把五副骸骨整齊排列好了。須刨些山土掩護。無奈骨多土少。怎能掩護得來。恐防日後暴露。須有石片遮蓋。方能穩妥。但山中那有碎石。倒覺無可設法。因與渡春商議。渡春躊躇有頃。說溪內凍裂的那條船。本來沒有用處。何不取來覆在上面。再用泥土塡掩。日久船身朽爛。俱變爲泥。自然黏結一處。不愁鬆散。豈非廢物利用。且合古人敝帷不棄之義。但今日斷然不及。祇能回去養息一下。俟上山時再完此項功德。天民連稱很好。遂各趕緊回船。豈知到了溪道邊。各人皆驚得面如土色

。祗因溪內的三條漁船。天民等登岸之時。滿溪冰凍未融。祗知有一條已壞。兩條並未損傷。昨日夜半後起了東南風。天氣轉暖。溪中層冰盡泮。誰料絕好的兩條船。艙內也俱灌進水來。原來船底亦已凍碎。起初膏住着並不覺察。一開膏便滲漏得不可收拾。華氏急得手足無措。還是盈盈纖纖有些主意。慌令華氏與稚民登陸。並把船中緊要各物。一件件搬上山坡。從破曉起忙至此刻。方纔略定。稚民因沒有了住宿之處。在山坡上祗顧要哭。天民與渡春遇到這個境地。也覺無可設法。雖然天遯山已有了隱居之所。此時本可上山。無須在此躭閣。但苦血肉之軀。若要三晝夜奔馳不息。世間無此鐵漢。必得在那裏暫臥一覺。方可啓行。當向華氏等將原委說知。先

把他們安慰一番。然後就近尋個山隅。大家入內稍息。渡春令盈盈姊妹看守各物。並防有野獸突至。自己和天民幼民五兒。攜了被服。同至隅內安睡。華氏與稚民也定心養息一會。預備登程。渡春等這一覺直睡至日色西斜方醒。雖幸別無事故發生。惟因山凹內所葬的五具骸骨。尙未竣事。先將漏舟舁去覆蓋。一艘尙不敷徧及。索性將三艘一齊覆上。再取山土遮掩已畢。心乃大慰。天已將近黃昏。始偕同華氏等一行人。取道一線天上山。這一夜好得已轉了西南風。天氣和暖。並無雨意。地亦收潮。而且皎月當空。比隔夕尤爲皎潔。華氏等在仄徑內行走。尙還覺得不甚艱窘。不過行一程須略憩片時。不免較爲遲滯。所以天曉時尙未出峽。直至日高三丈。方到天遯山森林之中。華氏稚民已走得腿足酸疼。四支無力。各倚着

一株大樹喘息。問山上尚有多少路程。樹林中忽有無數彩蝶。結隊飛來。五色俱有。大的恍如華蓋。小的亦如盎如杯。翩翩然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穿林而出。飛向東南。稚民樂得拍手不迭。連呼有興。因漸漸飛得遠了。看不見他。忘却自己身體疲乏。雙足一緊。追將過去。華氏也祇好跟着他跑。天民等自然俱一同前進。渡春因此種異蝶。實是見所未見。與天民說。這座天遯山上。所有產生之物。諒緣靈氣所鍾。故與尋常迥異。我們住在山內。將來何曾洞天。天民答稱彩蝶大如華蓋。書籍上祇太常仙蝶。和羅浮仙蝶有之。此山亦有是蝶。誠覺有些仙異。我們日後幸得安居山內。與濁世眞有仙凡之判。可謂不負跋涉一場。一壁說一壁向前。不覺竟被這一陣彩蝶。把稚民和華氏引上山去。渾忘勞頓。衆山民有在道上的人

。見天民等今日果和家眷同來。有幾個知道細情的人。便去報知雲野鶴許超塵。在途迎接。不移時。雲野鶴和許超塵先後下山。在半途相遇。各自折腰爲禮。許超塵雖百齡將屆。行路猶若壯年。絕無衰憊之狀。見了葛天民等。說了些歡迎的話。指點東南上有一個辟塵峯。峯下有兩個石洞。一名忘機。一名掃愁。忘機洞有三個石室。恰合天民夫婦與二子居住。掃愁洞兩個石室。渡春父女正好居此。洞後有泉。名洗耳泉。終年泉水潺潺。聽之可以一洗耳根煩惱。別無濁世是非到耳。且可供汲飲之需。此二石洞。因山內居民。皆已建有房屋。故而無人往住。一若天待君等之來。可謂莫非前定。天民渡春聞言。欣喜無量。同稱旣幸有此佳境。不知是處爲何人之產。當納山價幾何。超塵笑道。山中大同世界。向日並無業主。何

來收價之人。卽如山下開田。三百六十一里之中。若係未墾之地。君等儘可開墾。無須繳納租稅。現當令野鶴君偕同諸位前往。恕余年已略邁。不再相陪。言罷長揖別去。天民等與野鶴同至辟塵峯。原來卽係前夜上山之時。聽得松濤四起之處。忘機掃愁二洞。兩家儘夠安居。遂各一勞永逸。終隱山中。過着太平歲月。不復再傷世變。幼民稚民弟兄。既與盈盈纖纖聯姻。日後各自完娶。子孫甚為繁衍。我書至此。應告結束。至於一線天兩旁的兩道峭壁。一名崇權崖。一名崇利崖。幸喜天不絕人。中間有這小小一線天山峽。葛天民等始得絕處逢生。脫離險厄。眞是萬千之幸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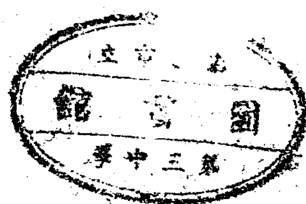
[illegible]綠天



上海律師公會會員孫鑑律師誌謝良醫徐紫明

老友徐君紫明稟資聰穎超軼常輩諸凡金石書畫靡不造詣精深卓爾成家久爲識者稱道及從梁溪周汾伯先生游究心醫學研求病理旁參藥性於靈素傷寒諸書古文奧義尤能淹貫博通獨具心得因之歲月數更學成問世且能洞識病源莫不着手回春傷寒嬪科尤爲獨擅諸凡雜病見效甚速鄙人三載之中三罹傷寒危症逮延君診治方劑乍投病竟霍然絕不頓遲時日以故心恆感焉邇者君因便利病家起見特設分診所於四馬路晝錦里斜對面上海圖書館內每日午後二時至五時爲診治時間現定門診二元出診四元號金二角貧病不計業已開始餘時仍在城內舊縣西街懷贇坊十一號爰爲登載報章用代介紹如有困於痼疾痛惡床席者盍就試之方知非鄙人溢諛也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探險小說

一線天（全一册）

定價大洋 六角

著作者 海上漱石生
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
出版者 上海圖書館
發行者 上海圖書館
印刷者 上海圖書館
代售處 各埠大書坊

版權所有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晝錦里對面五〇七號 上海圖書館